

南方

人物周刊

五条人 人间及格

他们用草根的底色
和精英的话术
聚拢割裂的生活

本刊记者 张明萌

P46 国际

拜登
离总统之位
到底有多远？

P62 文化

王圣志
四十岁以后
才懂怎么拍片

+

P40 社会

被印度封禁的中国应用
渡过至暗时刻





不啄跃不成卓越
NO CARVE NO EXCELLENCE

不阅读不知阅读的乐趣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于2004年，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存档为己任，旨在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报道人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创刊十余年，已成长为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家庭读物的首选期刊。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邮购订报



零售订报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614/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8335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编号 440100190045
价格 定价10元

主管主办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主编 王巍
副主编(常务) 杨和平
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卫毅
编辑部主任 周建平
总主笔 蒯乐昊
高级主笔 徐梅 徐琳玲 邓郁
主笔 李乃清 王燕青 黄剑
资深记者 张明萌 邱苑婷
记者 陈洋 王小祥 张宇欣
孟依依 赵蕾 杨楠
编辑 孙凌宇 杨静茹
首席摄影 姜晓明
高级摄影 大食 梁辰
图片总监 方迎忠
视觉总监 舒格
资深图片编辑 郑洁
资深校对 赵立宇
资深美术编辑 陈志彤 卢俊杰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邮编 510601
传真 020-87370368
E-mail renwzk@163.com
北京联络处 13910128123
上海联络处 13661513938
广州联络处 020-87371912
成都联络处 028-86981533

本刊部分图片由 Getty / VCG / IC / Fotoe / Panos / Osports 提供

版权声明: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收费标准如下:

- 1、单篇文章转载使用:500-1000元/千字;
 - 2、单张普通图片或图表使用:1500元/张以上;
- 被授权的具体作品价格根据上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

法律事务与版权合作 电话:020-87001145
E-mail yjyfnzm@126.com

总经理 姚伟新
副总经理 孟登科 杨子
总经理助理 王海荣 袁宇 李佩佩
特别顾问 杨昌玉

运营中心华东区总经理 王海荣(兼)
成员 董一扬 王理晖 张艺颖 徐斌 金沈

运营中心华北区总经理 李婷
副总经理 邓媛元
成员 张津阁 于琦 过申祥 刘晓梅 王婷婷 张浩森

运营中心华南区总经理 袁宇(兼)
成员 廖颖 韦秋萍 陈晓微 余希桐 张力
梁嘉敏 江喜 柯晓露 徐子敬

运营中心西南区
成员 李勋 曾宪实 侍玉宝

品牌中心
总监 李佩佩(兼)
成员 凌亚 林周 黄河颂 魏运星 蓝鑫焱 王琳
郑永金 陆谢涛 刘籽欣 肖亮

全媒体服务中心
总监 谢仇辉
成员 华东 刘璇 邱晓艺 钟楚楚 董颖 洪梦玥 朱奇瑞
华北 陈婷 任亚强 王明明 裴益玄
张薇 刘畅 赵宇川
华南 袁斌 何倩仪 莫燕 刘烨
黄垚瑶 吴双 况娟
西南 高泉
商业内容小组 柯玉圆 郭莹 曾晓君

销售管理部
总监 黎文渊
成员 华东 张思韵 华北 项子琪 华南 刘金鑫

广东南方数媒工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崔泽华
网络总编辑 肖华
首席技术官 蒲凡

内容部	技术部	运营部
副总监 陈雅峰	总监 张础杰	总监 吴水洁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46-118 国内发行
发行总代理 广东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金城

服务热线 020-87385907
网上订阅 <http://nanfangzhoumo.taobao.com>
联系电话
广州 020-87385907 北京 010-59540392
上海 021-20357389 成都 028-86761177
发行传真 020-87394390

各地购买事宜请与本刊当地发行商联系

沈阳:沈阳铁路书报刊发行公司图书部 024-23910600
大连:大连环渤海书店 0411-84603076
长春:吉林东联传媒有限公司 15004317981
郑州:河南宏达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371-86063992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82055155
烟台:海天书店 13205351986
石家庄:石家庄兵行天下书店 13613319399
成都:尚和书店 028-86667805/83333009
重庆:弘景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3-86061012
尚和书店 023-8635961
昆明: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
贵阳:尚和书店 0851-5661974
太原:尚和书店 0351-7088915
南宁:尚和书店 0771-2624534
桂林:尚和书店 0773-2834966
柳州:尚和书店 0772-3180862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755-82430796
武汉:明知书店 027-85497847
长沙:友友书店 0731-82252951
尚和书店 0731-84411600
合肥:文华书店 0551-64688028
南京:南京晟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5-83717979
温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7-86057222
江西:江西省华文书店 0791-8592424
新疆: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甘肃: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0
江苏省邮局:025-85406711
陕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029-87415811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本册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http://www.nfpeople.com>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outhernpeopleweekly> 
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uthernpeopleweekly> 



官方APP
直接扫描二维码



微商城
直接扫描二维码



订阅kindle版
直接扫描二维码

CONTENTS 目录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12 五条人 人间及格



23

我们以后别采访了，
还是写信吧
——对话五条人



图/本刊记者 大食

04 VIEWPOINTS 世界
观

74 SUPPLEMENT 后
窗

80 COLUMNS 专
栏



32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海丰再见，海丰



46 INTERNATIONAL 国际
拜登 离总统之位到底有多远？



40 SOCIETY 社会
被印度封禁的中国应用
渡过至暗时刻



50 CULTURE 文化
浦洛基谈切尔诺贝利
事故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

55 埃特加·凯雷特
以色列最会讲故事的人

62 王圣志
四十岁以后我才懂得怎么拍片

68 乌尔塔多
从事艺术80年，98岁赢得世界关注

我们最好默默无闻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刘小东的稿件在微信上刊发之后，我和小东老师隔着重洋，数文章底下的阅读数。破万了，破三万了，破六万了……每过一个节点都奔走以告。以前我从没这么在意过阅读数量，这次也被小东老师带着关注起文章下面那个随时变化着的数值来。

疫情期间，刘小东在纽约新开了 Instagram，他每天在上面发自己画的小水彩，也会细数下面的留言点赞数。网友可不管 LIU XIAODONG 有没有名气，图好，点赞数才高；图不好，“他们还真不点赞。”他会分析，什么样的图片更容易获得网友的激赏，他的 Ins 粉丝数已近四千，虽然总数不多，但那是实打实的，不含水分。一个以视觉为生的人把视觉换算成点赞数，有多少人在看，有多少人喜欢，在美国的语境下这几乎是选票了。

与此相悖的是，我们对网友的评价心有惴惴。采访的时候难免会聊到中美关系、聊到不同社会形态下政府和民众对疫情的反应，但是在写作的时候，这些被压到了最少，仅有的几句也都字斟句酌。我们已经在脑海中模拟了严苛的观看模式，默认读者可能是最严格、最激进、最会从字里行间挑刺的检查者，他们会嗅



2020年第24期封面报道《刘小东 直到目前，纽约疫情我全程在场》

出任何一个不恰当的表达，然后在网络端引爆激烈的意见。刘小东说，他已经很久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深度访问了，尤其是在这样的敏感期，一言不慎可能就会被过度解读，“你也别为难我，我也别为难你，我们最好就默默无闻。”

在这种审慎之下，我们的文章大体经受住了考验，小东老师发来消息：“你我没被骂，已经很幸运了。”

但我却忍不住要想，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温和、开放、理性的网络生态，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写？还可以写成怎样？一个中国艺术家在美国疫情最激烈、对中国态度最复杂的时间段内，身处美国疫情中心，依然坚持创作。这是不可复制的非常时刻，在这些非常时刻里折射出来的复杂、激烈、深度，一定比我现在写出来的更多。

这是一个怪圈，一方面任何创作者都希望传播，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希望阅读数十万加、百万加，但另一方面，更多的读者，永远意味着更多的审视、更多元复杂的观点碰撞。这种给更多人带来痛感的观念撕裂，并不起之于疫情，却随着疫情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社会变局，被放至最大，思考迅速被情绪取代。有时候人们甚至来不及真正读完并理解那些观点，就已经选择了拥护或愤怒：你站在这里，我站在那里，所以你我就是敌人。或者他们站在这里，那我也要站在这里……这似乎是比较疫情更让人担忧的文化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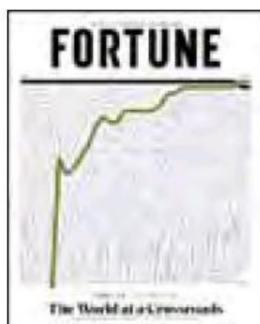
另一个与此相呼应的是比较个人化的小事。今年以来，我发现自己对社交媒体那点本就少得可怜的兴趣也降至谷底。微博早就不用了，微信朋友圈也越来越懒得发言。很多年前我们对互联网世界的雀跃哪里去了？最初，互联网让我们看到他人，让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开放和丰富的世界。但慢慢地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用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慢慢地慢慢地，它甚至又教会了我们用他人的眼光塑造自己……这是值得警惕的，但来路已逝，漫长的未来埋伏在此刻，埋伏在所有人的认知和行为之中。 

口罩戏剧：它坚韧、可恶，却是唯一希望

4月底起，德国所有联邦州的“口罩义务”生效，在超市购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乘火车旅行时都必须戴口罩。这是德国大规模封锁的遗物，当时国家停滞数周，为新冠肺炎及其造成的死亡深感忧虑。感染人数因封锁减少，国民走出隔离，商店和饭店重新开门，只有口罩保留了下来。现在的焦点再次回到口罩上，因为本周新感染人数仍在增加，有时甚至每天增加一千例以上。学生正重返学校，政客们在讨论课堂上是否要强制佩戴口罩。疫情暴发的次数在增加，问题在于将有多少波、威力会有多大以及人们该如何最好地保护自己。谁不戴口罩并抗议它、怀疑它的意义，进而怀疑科学的普遍看法，谁就可能被感染。口罩是团结的标志，它使人们放弃了个人自由的表达。但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只要感染数量居高不下，口罩就会继续保留。俄罗斯的消息称，已经批准了第一款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但目前并未改变任何状况。现在，政策开始对违反口罩义务的行为进行更为严厉的处罚，有人甚至呼吁将口罩义务的范围扩展到聚会和会议上。口罩也许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后会继续伴随我们，因为它还可以抵御其他病毒，例如在亚洲，在新冠疫情之前，口罩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口罩是危机的象征，是救命稻草，也是折磨，将伴随我们一段很长的时间。尽管起初它的作用引起争议，但科学家们现在确信，它在对抗新冠病毒的战斗中至关重要。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还能重新摘掉口罩吗？



【德】《明镜》
8月14日



【美】《财富》
8月9日



【美】《纽约杂志》
8月16日

卡车革命

2014年成立的尼古拉汽车公司，主打产品是电动卡车，名字来源于著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马斯克创办的特斯拉电动汽车也是如此命名的，不同的是一个用名，一个用姓。如今，借助电动车大受追捧的东风，尼古拉的市值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在美国，卡车运输占了货运量的73%，是名副其实的经济生命线，而绝大部分卡车用化石燃料驱动，占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4%。近年来，削减卡车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日益高涨，加州就规定，到2045年，在该州销售的大中型卡车100%要达到零排放。不少企业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特斯拉汽车就宣布，要在2021年推出只有传统卡车一半价格的电动卡车。丰田、雷诺、沃尔沃和卡车巨头Peterbilt等企业，也都各自宣布了推出清洁卡车的时间表。当然，电动卡车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续航能力比不上传统卡车，前者充满电目前最多只能跑500公里，而后者加满油能一口气跑800公里。所以，电动卡车会先在短途运输中普及开来。

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

美国统计局的调查显示，7月的零售数据比6月上升了1.2%，经过调整之后，跟去年7月相比更是上升了2.7%。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经济已经恢复了，因为服务业的数据依然很低迷，失业率也仍然在10%以上，但这至少说明，经济在缓慢复苏而不是持续向下。与去年7月相比，美国人在旅馆和酒吧上的消费减少了19%，在衣服和配饰上的消费减少了21%，加油的消费减少了16%。与此同时，在另一些领域的消费则出现了明显上升：在亚马逊的线上购物增长了25%，食品杂货支出增长了11%，建筑材料和园艺用品支出增长了15%，运动器材、乐器和逛书店的消费增长了18%。这些变化显然是疫情期间人们更多待在家里不用外出的生活习惯所致，另外，政府出台的经济救助计划也发挥了作用。沃尔玛的数据显示，在收到救助支票之后，电视机和服装等方面的消费急剧上升。当然，由此带来的消费是一次性的，没有救助就没有消费，所以政府现在在讨论新一轮的救助措施。

夜鹰战机复活了

朱江明

近日，美国空军被迫暂停了三个月的红旗演习终于在内华达州重新开幕。红旗演习是世界上最专业的空战模拟对抗演习，集中了整个北约空军及其伙伴国家最精锐的空中力量参与。虽然在疫情的影响下，演习时间一改再改，却仍然是各国空中力量最重视的一次年度演训机会。

本次演习的一大亮点是出现了一支代号为骑士的假想敌中队，他们使用的机型正是已经退役多年的全球第一款隐形战机 F-117 夜鹰战机。

夜鹰战机曾在海湾战争中一战成名。当时，伊拉克军队的防空系统对其毫无办法，连发现它的踪迹都做不到。作为秘密武器，这款隐形机在伊拉克如入无人之境，承担了大部分防护要地的空中打击任务。然而，1998 年南联盟一战，夜鹰战机遭遇滑铁卢，被塞尔维亚军的地面防空系统成功击落，残骸现在还在贝尔格莱德的博物馆中展出。

虽然夜鹰战机在反恐战争中仍有出动，却由于军费削减，且技术已经落后，被对手识破，最终在 2008 年全部退役。本次夜鹰战机忽然重出江湖，自然也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相隔 12 年，美国空军会重新启用这款初代隐形战机呢？

此次红旗演习并非夜鹰战机在退役后的首次出现。早在两年前，就有航空爱好者在美国加州沙漠中的死亡谷看到 F-117 战机在空中飞过，而且，几乎每个月都有相关的飞行轨迹被

公众发现。显然，美国空军至少在两年前就已经启动了夜鹰复出的计划，只是正好在本次红旗演习中使用了夜鹰而已。

据悉本次参与演习的夜鹰来自于托诺帕试验基地(TTR)机队，那里保存了 48 架夜鹰战机。该基地保留着这些 F-117 继续参与一些航空测试任务，主要涉及低能见度的试验，包括试验新雷达、隐形涂层和其他车载传感器。TTR 基地的夜鹰机队是现在美军最强的低可观察性(也就是俗称的隐形)测试工作队。

除了夜鹰战机，这个团队还有很多特殊的机种参与测试工作，其中，大部分还处于保密状态。TTR 测试团队主要的日常工作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提高隐形战机的隐身性能，另一个则是研发更有效对付隐形战机的办法。

对于美国军队而言，上个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隐形作战垄断已经被打破。中国和俄罗斯都开始装备自主研发的隐形战机。其他一些美国的假想敌国家，比如伊朗，虽然没有隐形战机，却开始装备具有隐身性能的无人机和导弹。

TTR 基地测试团队一直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发现隐形目标，因为美国如今不得不面对隐形空中武器的威胁。当然，这些研发的成果必须是高度保密的，以避免竞争对手了解美军的反隐形武器手段。

本次红旗演习中，代号骑士的夜鹰中队，派出了 4 架 F-117S 战机和第 64 侵略者中队的 F-16，混编为入侵者角色，参与了攻防训练，攻击北约军队的目标。演习主办方之所以让夜鹰扮演入侵者角色，是考虑到北约军队未来可能面对装备隐形战机的空中力量，因而要让演



习部队更加了解如何应对这些敌方的隐形战机。

那么，为什么美军不把已经装备 F-22 猛禽和 F-35 闪电两款隐形战机的部队作为假想敌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红旗演习有很多其他盟友军队参与，其中还包括一些非北约国家。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空军就曾经参与红旗演习，泰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曾经获邀参加演习。猛禽和闪电战机是当代主力隐形战机，美国并不希望参演方在演习中了解到如何对付他们的办法，即便对北约盟友而言，这也是极为敏感的军事机密。

F-117 则不一样，因为已经退役，即便电子信号特征被其他国家完全掌握也无所谓，更何况塞尔维亚已经有了击落记录，敌对国家也多少掌握了夜鹰的情况。因此，在演习中使用夜鹰，对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也不会有什么损害。所以，降低一个档次，用已经退役的夜鹰作为假想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锻炼部队应对隐形目标的能力，也能避免自身的隐形战机信号特征被其他国家掌握。

美国空军隐形战机F-117夜鹰战机资料图片

不过，将上一代技术的夜鹰作为假想敌会不会降低演练的难度呢？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毕竟演习可以通过导演部的情况设置来加大蓝军的难度，比如，要求其雷达系统降低探测功率，以模拟雷达信号更小的目标。所以，即便是 F-117 这种过时战机，只要具备低探测隐形的特征，就可以作为假想敌单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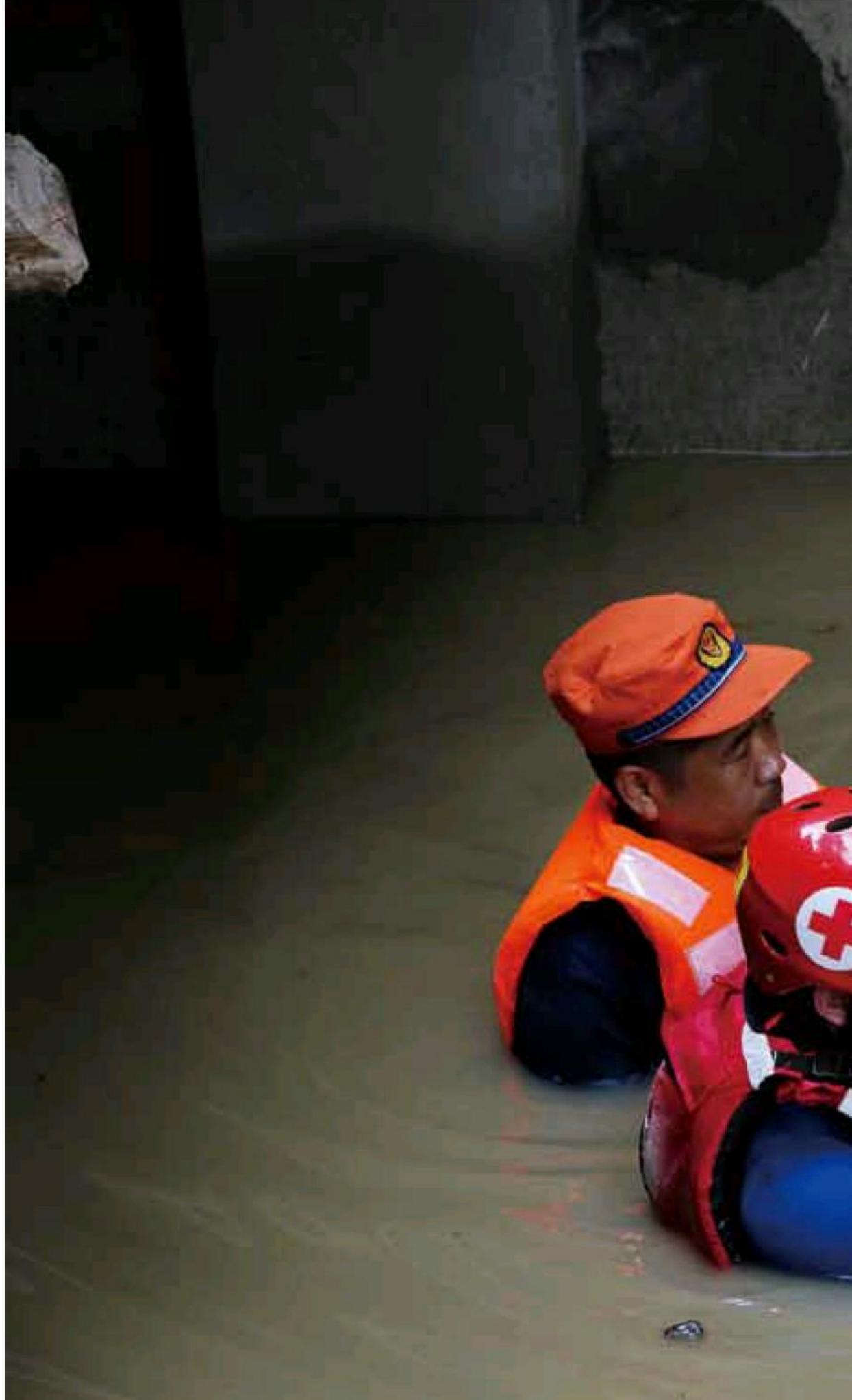
事实上，假想敌部队很难跟敌对国的战机具备完全一样的能力和特征。比如，美军会经常使用 F-16 战机来模拟俄罗斯的米格 -29 和苏 -27 战机，F-16 是单发战机，而俄式战机都是双发动机的，飞行特征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即便如此，美国军队也能在这种情况下，熟悉如何对付敌对力量的战法和技術。

从夜鹰战机重出江湖可以看出，美军正在认真地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 



世界觀 · 眼界 VISION

編輯 方海鈞 雜誌 rwzkphotos@vip.163.com





四川

8月17日，成都金堂县近日连续出现强降雨，导致荣华社区部分农田、民房被淹，上百名群众被困。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消防员将一名七十多岁老人抱上椅子，扛在肩上，搬运到冲锋舟上，转移至安全地域。
图/程雪力



印尼

8月13日，印尼北苏门答腊岛Karo，锡纳朋火山再次喷发，火山灰呈羽状喷向高空。一个小孩将衣服反转遮盖在头上。
图/人民视觉



世界观·眼界 VISION
编辑 方迎强 郑浩 rwzkphotos@vip.163.com



图/本刊记者 大食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⑤ ⑤ ⑤

人间及格

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察生活”，对五条人来说就是生活。他们是叙述者也是观察者，是当事人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们用很江湖的方式输出价值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卢琳绵 发自广州、海丰、汕尾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1

在五条人的《石牌村》出街前，音乐人王磊的同名歌曲是广州石牌村在音乐界的唯一亮相，那首歌里“鸡狗合啼着：欢迎来到石牌村庄。太阳落西了，大家起床了”。

入夜后，石牌村活了起来。湖南话、四川话、东北话、粤语、潮汕话混杂入耳，远胜白天的喧嚷。杂货店的老板娘一手拿着手机放电视剧，一手拽着未学会走路还在桌上爬的女儿的裙摆。人群结伴而过，脸上交织着倦怠与醉意。两个喝醉的小哥搀扶着趑趄，对旁边吹了个口哨，两位姑娘嘤咛一声快步走远，笑声和香水味在巷子里回荡。12点半，川菜馆里的几桌美团骑手终于在碰杯中吃到了满意的一餐。所有的闲散与慌忙在这里聚拢，在时间的截面中，是世情百态。

从董氏基祖董裔隆从南雄迁徙至此算起，石牌村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村域几经增减，村民数代往来，宗祠越修越多，村志越累越厚。至今它仍是广州最大、历史最长的城中村，0.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横斜着170条古巷。楼群低矮，间隔不足一米，开窗即可贴面。也多亏了密密麻麻的3200多栋出租屋，硬是容纳下六万多外来人口。

与其说这里是不夜城，倒不如说是不日城。在村子的深处，灯牌24小时开着。支棱横斜的小道并未将这里的居民难倒，晴日里，他们能用熟练的步法躲过房檐落下的水滴，跃过地上的滩涂。但在雨天，这并不能派上用场，水比光更容易穿透紧挨的房墙，流过楼里伸出的拧成蜘蛛网般的电线和网线，淌满大道小路。光影在水的倒影中交叠，又映照在人脸上。深夜，他们脸上泛着油光，走过一个个灯牌，时不时侧身躲过穿街过巷的外卖骑手和三轮车，脸上变换着水果店的昏红、成人用品店的灰蓝、日用品店的敞亮、夜宵档的火黄，直到拐角转身，褪下路灯的惨白，只剩反射不出光线的油面，这一天才宣告结束。有经验的人能通过嗅觉判断所处的位置，几口黄桃香、几次鲈鱼酸、几下油烟闷、几回葱姜蒜轮番C位后，就算到了家。



从各种程度而言，名字总昭示着希望。就像石牌村里的大街，凤凰、朝阳、龙跃、青云、逢源……凤凰大街的人都等着涅槃，朝阳大街尽管朝着东边，却永远晒不到太阳。

除了翻涨的物价和日渐干净的地面，时间几乎没有从这个村子走过，尽管周围已经万丈高楼平地起，数座电脑城挨个排开，数百米外，文华东方和太古汇让这块土地成为财富的象征，村口的BRT站台和地铁展示着城市的现代化速度。于是，在几个地方可能会看见石牌村再一次亮相，他们包括但不限于娄烨的电影和五条人的歌。

2005年，24岁的茂涛和19岁的仁科一起搬进石牌村，这里成为他们在广州的重要据点，也是他们出道前闲散时光的终点。石牌村住着各种各样的民工、走鬼、艺术家、IT人、音乐人，准音乐人茂涛和仁科在这里见识过抢劫、站街



2019年4月5日,北京乐空间,五条人《故事会》巡演现场
图/宋晓辉

女,吃过3块钱一份的炒河粉。

暨南大学就在石牌村旁边,茂涛记得,一到晚上石牌附近就会冒出很多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其中还有不少留学生。蹲在路边吃烧烤的人见到他们会突然收声,等这群光鲜的肉体离开后再讲话。仁科觉得,石牌周围漂亮姑娘身上活力四射的生命感,给人留下真切的记忆。

这里的居住记忆要等到多年以后的专辑《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才以音乐的形式具象化,但这里的烙印至今仍埋在两个人的生活中。搬去大学城后,茂涛仍常回到石牌村买卷烟抽的烟丝。不久前,他们还回了趟石牌,吃潮汕砂锅粥,配上麻叶和番薯。还在那家,老板没变。

茂涛2001年到了广州,投奔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的哥哥大茂。为了省钱,他住在哥哥的宿舍里,靠卖打口碟为生,也去蹭学校的电影课。

2004年,仁科在朋友“区区五百元”的介绍下投奔茂涛,和朋友合租一套只刷了墙的房子。里面有把旧吉他,谁都能拿着弹上几曲。仁科认识茂涛时,有四个人在玩音乐,戏称“四条人”,加上他就五个人。“但我们从来没有五个人一起玩过一首歌。要是有第六个人加入,就六条。所以,这从来不是什么确切的数字,只是随便就定名为了五条人。”在日后的多次采访中,依据当天的心情,仁科和茂涛会给出乐队名由来的不同解答。最文艺的一个是当时看了杜可风的导演处女作《三条人》,蓝色充盈着整部电影。建队12年,他们有了相对固定的四名成员,但第五条人仍“可遇不可求”。

茂涛建议仁科卖盗版书,可以避免直接竞争。仁科因此认识了卖盗版书的赵云,被带去进货点,进了第一批货。他的摊子摆在茂涛旁边,第一天卖了一百多块。糊口之余,他和茂涛开始听自家的打口碟,既有欧美流行音乐,也有葡萄牙的法朵、巴西的巴萨诺瓦。2019年,五条人去国外巡演,他们第一次去了巴西圣保罗的保利斯塔大道,感受了桑巴的夜场;在葡萄牙,则一心想着去法朵音乐的发源地。

华师大和暨大西门的街上有许多小贩,他们与仁科和茂涛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仁科和茂涛需要平衡种种关系,也要和城管斗智斗勇。“我们说的城管是概念化的东西,他们说的城管是有血有肉的。”与五条人合作多年,也是同乡的设计师胡镇超说。有时仁科打电话给他,开头两三句就是“你吃了吗,最近怎么样”,他总结:“一开口就是小商贩那一套语言,东扯西扯,特别江湖。”

仁科设计过一个很大的书包,城管来了他镇定地在原地收书,有一天他的书和书包都被收走了。不卖盗版书后,仁科试过在过街隧道里卖唱,一天赚几十块钱,能解决温饱问题。有一天,一个客人给了一百块,他很开心,请朋友们吃宵夜,结账的时候发现钱是假的。

胡镇超认为,这是五条人歌曲视角的来处。“如果是一个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很难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叫观察生活,可对五条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精英主义总是俯瞰的,需要输出人文关怀,那时候五条人是被关怀的对象。这样一个身份错位很有意思。他们在节目上的撒泼打滚可不是装出来的。他是一个叙述者也是一个观察者,是当事人,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们用很江湖的一套输出价值。”

在石牌村,他们换了好几份工作,卖盗版书、卖打口碟、在校园里贴商业海报、在琴行卖钢琴,还当过吉他老师。为了给客人介绍钢琴的结构和发声原理,需要弹几个音给他们听。“这几个音很关键,卖不卖得掉就靠这几个音了。”仁科说。

仁科有时候会拿着吉他,去六楼天台唱歌。他小学就会弹吉他,后来又自学了手风琴和电吉他。仁科爱看书,会画画,也写小说,这曾是他的谋生方式。他发表过小说《疯马村永恒的一天》。在小说里,来自捷胜镇的王子进入了疯马村。疯马村的村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高兴、快乐,村规规定一旦发现有人失落、悲伤、忧郁、绝望、忘恩负义、厚颜无耻、自相矛盾、借钱不还、装、智力忽高忽低、无所事事,他们就会被关进跑马场。人们坚信一条定律,就是:快乐的母亲不会生出悲伤的孩子,正常的母牛也不会生出一只王八。疯马村啊,它需要人简单点,不要太复杂,否则就太复杂了。人一旦被关进跑马场就不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跟动物一样被迫辛勤劳动、吃喝拉撒,他们像动物一样赤裸身体、长出尾巴,头上开始长角。

疯马村是石牌村,跑马场是石牌村旁边的跑马场。广州马场位于珠江新城东北角、黄埔大道与华南快速干线两条市中心主干道交会处,被广州最昂贵的AAA级写字楼和住宅包围。在占地660万平方米的珠江新城,空置用地仅有它。历经广州二十多年城市发展变迁,见证了CBD从无到有,这块地一直被多方利益觊觎、博弈,一度可能成为大学校园、专业足球场或

高级商住楼。但到目前,除了正在兴建的地铁站外,仍只是广大市民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对仁科来说,这里除了是小说场景原址,还是手风琴练习场地。

这篇小说是仁科为数不多的直白反讽与批判。大多数时候,五条人的作品暧昧中立,“白描”是出现最多的形式。胡镇超认为,五条人的用词带有趣味性,而且一直处在中间的状态。在叙事的同时让它艺术化,但不会矫情,而是带来浪漫和幻想。“他们从来不跟你讲道理,特别俗。宁愿土到掉渣也不可以俗不可耐。他们从来不会也没有特意去抨击,也没有特意去赞扬,那种中间状态很难得。”

2

2007年,广州筹办亚运会,严打“走鬼”,消失于市面的“走鬼”们多年后出现在五条人的歌曲《很多很多》中,里面有卖打口碟的黑哥、卖盗版碟的阿兄、卖唱的小赵、卖盗版书的老赵、炸臭豆腐的老良、设计签名的老陈和卖地图的小东。他们聊着家里的孩子、棠下的小姐和世界明星的签名。一同颁布的还有“禁摩令”。往后,摩托车载着姑娘兜风的景象只能在五条人的歌曲《石牌桥》中找到踪迹。“那时的广州还可以开摩托车,我们喜欢出去兜风,你紧紧搂着我的腰,摩托车飞过石牌桥。”

前五张专辑里,五条人歌词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字是“爱”,与爱相伴的是谎言。这些歌曲的故事从海丰挪到石牌,框架总逃不出一个男人骗了女人,或是一个女人骗了男人。这些人常与纯情相伴:《阿虎》中的阿虎,头发梳得像周润发,戴着墨镜骑着摩托车去找初恋跟自己走;《梦幻丽莎发廊》的姑娘,年轻时被人骗,卖去一个地方,忧伤写在脸上,但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歌特别生活化,甚至有点上不了台面,没有规则,但这种东西反而特别有生命力。”胡镇超说。他认为这也是五条人的诗意所在。他回忆,仁科虽然写了那么多情歌,但对传统的结婚生子买房等世俗规则不屑一顾。如果谁在他面前提到这些,会被他猛烈“嘲讽”。



为专辑《昨夜我又梦见自己去流浪》设计再版封面时，仁科提出原版的一匹马不符合现在五条人的状态。胡镇超在一个好友群里发动朋友投稿，一位在海丰看地下停车场的朋友发来照片，照片中陈列着电视机、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世界地图，朋友在地图下面的下水道上摆了一株塑料桃花，另搬来几块砖头和石头，造出一幅简易风景。他和仁科一眼相中。明明在见不到多少阳光的地下车库，看到的却是中国和世界。桃花象征着浪漫，却又是塑料的。“一个地下停车场看门的小伙子，天天对着这个场景，还自己弄了个桃花，太酷了。桃花又是假的，在那样的语境里，荒诞感出来了，生命力也出来了。这是反传统的诗意。”胡镇超说。这张照片曾是五条人单曲《世情》的封面照。他将原有电视机上显示的“世情”换成五条人在葡萄牙的照片，做成了新专辑的封面。仁科看了很满意，觉得还可以再丑一点。他们计划把照片弄歪，再盖个戳。仁科看了效果图，开心地说：“太丑了，看一眼我都不想再看了。”

同样的诗意出现在五条人的巡演海报中，

五条人歌曲《梦幻丽莎发廊》原型是石牌村中至今仍在营业的“蒙娜丽莎发廊”图/本刊记者 张明萌

2017年巡演时，五条人希望有更现实主义的海报，并定下了《初恋》中的歌词“明天的太阳依旧为你升起”作主标题。胡镇超最后拍了一张在高楼大厦留白的蓝天中飘起的红色塑料袋作为太阳。“这就是五条人所说的那种诗意，有他们想要的那种自由自在，又特别的廉价。在城市这种高楼林立的地方，塑料袋就是一个不守规则的东西，它是随意飘动的，跟那种很严谨的高楼大厦不一样。他们不会直接反叛，而是很暧昧，那种暧昧就会跟现实场景的力量形成拉扯，产生了他们想要的诗意。”

在情歌中，这种诗意有了更多的含义。

《阿虎》与五条人的一个朋友有关。十五六岁那年，这位朋友为了追求心爱的女孩子跑去棠下，在对方住宅楼下大喊她的名字表白，现实中的“阿虎”很喜欢那首歌，觉得把他写得特别痴情——而十五六岁的茂涛正在县城读高



录音结束后,茂涛和仁科讨论在音乐中加入酒瓶砸碎的声音
图/本刊记者 大食

中,听大茂带回家的唱片:崔健、左小祖咒、枪花……完成了对国内外音乐的认知启蒙;同样年龄的仁科还在贝雕厂画贝壳,头半年只有几个工人,后半年他走了,前往广州投靠茂涛——但是,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歌里,阿娇都不会跟阿虎走,生活会让他们心肝痛。五条人加入了大量的吉他、钢琴噪音,想营造一种悲壮的感觉。

《梦幻丽莎发廊》取自广州石牌村里一个叫“蒙娜丽莎”的发廊,艺术家陈侗为这个专辑拍了宣传片。他将自己在大学城租的村民楼改造成“梦幻丽莎发廊”,制作了霓虹灯牌,请美术学院的学生扮演发廊妹,又将上一个专辑中在购书中心活动的老“走鬼”们加进了叙事中,形成了前后专辑之间的内在联系。仁科和茂涛在里面扮演两个失恋者,一个刚刚分手,另一个找不到爱。片子的结局,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往远处走去,身影在透亮的灯里渐渐模糊。

“他们写爱情写得特别浪漫,但不会是关于

爱情的那些终极结果,或者是普遍的伤感。他们写爱情只写具体的故事和画面,而主题则涉及相爱的人所属的阶级。不仅是经济的阶级,还有文化的阶级,一切社会地位的阶级。打工的男孩、打工的女孩,男孩每天都去工厂门口等女孩,这是非常浪漫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哪天要是去工厂门口等一个女孩,我们会说我这个大学是不是白念了?他们的歌通过叙事把这种草根的、我们不要的东西变美了。”陈侗说,“有一些结局,比如我要带你去海边吹风,这样一些爱情生活中看上去很廉价的许诺,但有异国情调式的空间调动在里面。五条人很能抓住这个东西,给你一个画面,不是讲爱情绝对的价值体系,互相信任啊给予啊,或者爱的伤感,而是讲社会现实里培养的东西,爱不爱得成都无所谓,既无希望又无绝望。这儿爱情可能说

变就变，但没有破坏整个感情的基础——社会阶级关系，还有很重的浪漫情怀。”

陈侗担任导演和编剧，拍摄了《石牌桥》的MV。画面中，打扮成阿拉伯人的仁科载着姑娘，在斑驳的光影里又唱又跳：“你头戴面纱像个皇后，你在我的耳边唱着歌，那时的歌声美妙动人。”

“《石牌桥》里出现一对阿拉伯人，这就是异国情调。这是广州的现实，也是世界的缩影。工厂上班的辛苦跟浪漫情怀、跟异国情调这种不和谐的搭配形成强烈对比，同时又回指到‘世界工厂’这个经济现实。五条人能捕捉到人类心里面那样一种浪漫的追求……把你逼到一个地方，让你觉得这样的爱情才是真正的，也想去找个工厂妹，想约着见个面，想扮演这个人。”

“五条人的歌阶级性太强了，写的是生活底层的人，却把最美好、最浪漫的东西给了他们，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想拥有。就是说，爱情生活里面、感情生活里面的阶级意识，它进入到艺术作品里面，产生一种特有的效果，会让人觉得很猛，然后五条人不满足于这个，它又给你画个浪漫的饼，说我要带你去海边，是不是？就跟那个《热带》一样的，他把那个女人捅死，在她身上找了点钱，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就没有钱了，对不对？但是突然间他又发达了。这样一种跌宕起伏，一般乐队是做不到的，一般乐队在把玩什么？就是在找那种精神的趣味，捕捉现实和生活的大感觉，但是五条人是直接把这个东西生吃，就生吃直接拿上来。这东西一摆就这样，我觉得这个跟他们没有读大学有关，同时他们也读了一些好的东西，当代的、开放式的东西。他们比较干净，不像那些大学毕业生有很多文化负担。”陈侗说。

胡镇超和五条人见面时，如果大家都不说话或开始休息，仁科一定会从包里拿出一本书。他对书有着很深的痴迷，十几岁在看叔本华和笛卡尔，得出了面对世界的答案：幸福是不存在的，幸福就是减少麻烦。抛开道德层面，如果愿意，可以重塑世界。“其实它是一种悲观。但我看到了积极的一面，积极是在于就很简单。

叔本华分析的方方面面的生活，都在现代生活里能找到不断的重复，历史不断地重复，他已经把这些生活问题思考了一遍，让我怎么积极地面对我，看到人间百态，这个东西就这么简单的事。”

他看存在主义，从海德格尔到康德，最近买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也看张爱玲、莫言、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看了好几遍。疫情期间没法出门，他买了本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我看了生存、存在，现在到我们社会的建立对吧？那你要去追溯的还是马克思吧。再理一下，我们是在一个社会哲学家的框架内，设计出来一些社会规则对吧？当然它后面是根据地域性的社会的不同，产生不一样的方式。要溯到马克思，所以我就看了马克思，看的张志伟教授讲马克思的课程，他最近几节课都在讲《巴黎手稿》，我就买来看看。”

茂涛喜欢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作者流亡在巴黎贫民窟的三等旅馆，存款被偷，丢了工作，穷困潦倒，最后成了一名洗碗工。从巴黎回伦敦后，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沦落成流浪汉，结交了几位流浪汉朋友，在不同收容所颠沛流离。“他也很底层的，我知道他的那种底层生活流浪打工的状态，能感觉到（他的状况），当然跟我不一样，我没有去洗过碗，我没有在厨房打过工。”但茂涛最爱的还是音乐，音乐人小河记得，刚认识茂涛的时候，一谈到音乐，他眼睛就放大了，说什么都睁大了眼睛。

3

仁科和茂涛现在只在过年或清明时回海丰，好友“区区五百元”称他们“没有乡愁”。有一年五条人办“回到海丰”演唱会，初二演出完，仁科初三就回广州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东西、对整个故乡没有感情。五条人其实是什么，很多人觉得我的故乡我很喜欢，我含着眼泪，他们没有的。特别是仁科，他不是这种人，他巴不得回来两天就走。他们写的海丰不是写故乡，只不过说我生活在这个地方了，我就写这些东西，我知道这些东西。我不觉得他们跟海丰的

关系是乡愁的关系，一点都没有。他们只会说母亲河30年前已经残废了，真的已经臭了。”

但不能否认，这里是五条人走出来的地方。比起1988年成立的汕尾市，“海陆丰”更经常被当地居民挂在嘴边。这两个在秦汉时期就流传的名字囊括了超越千年的沧海桑田。海丰因“临海物丰”而得名，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与邻市不同的、更贴近闽南话的海丰话，海产、擂茶与潮汕肉丸亦带着千年的味道。和名字一样绵延多年的还有这里的白字、正字、西秦戏，从南宋形成，演出至今。五条人多年的好友、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刘庆元跟着他们去海丰，看了当地的正字戏，发现讲的都是古代侠义故事。“各个村都有看戏的传统，可以看可以不看，但就在身边发生，会受影响。潜移默化，让你在某个时刻产生能量转换。”

这种转换最浩荡的一次发生在八九十年前，大地主家的儿子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烧了田契闹革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他们占领明代学宫、社仓旧址，改名红宫，以此为基地进行革命活动。也是那段时间，粤系军事将领陈炯明，中华民国时期军政代表人物之一，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大一统”的政治纲领不合，被国共讨伐后避居香港。他生于海丰，死于香港，葬于惠州。

海陆丰流传最广的一句俗语是“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海陆丰人认为雷公是惩恶扬善的正义之神，地上海陆丰讲的也是他们嫉恶如仇的性格。这样便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海陆丰人会跟着彭湃闹革命，也能讲得通为什么至今市镇的墙上还会贴着“还我耕地”的诉求。

仁科生于捷胜镇，这是一个海边的镇子，空气中常年飘荡着咸淡交织的腥味。这里保留着古代的格局，祠堂、庙宇、戏台挨个排开，祠堂的对联昭示着这里的文化遗存：高阳日暖，泰岳春荣。巨榕错落其间，它们高过镇上大部分建筑，多人才能合抱。

据《海丰县志》记载，捷胜所临海域海盗倭寇横行，当地人在此艰难求生。明朝嘉靖年间，



1

戚继光曾在捷胜剿灭倭寇、海匪数千人，史称“广东平倭之役”。由于捷胜战乱频繁，又是海防重地，时有倭寇、海匪侵犯，当地居民亦有兴武御寇、抗击番夷的风尚。

新中国成立后，捷胜仍是海防重镇。虽然海盗几乎绝迹，可当地人依旧好斗。仁科在叔本华中看到了“骑士精神”海丰化。当地人会为了小事拿着西瓜刀互劈。“这不是重量的问题，这是荣耀的问题，大面子问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仁科提到过他仅有的一次打鬥经验，对



2



3



4

- 1.汕尾的海边
 - 2.捷胜镇的老人
 - 3.陶河镇只有一条主街,街上只有几家商铺和卫生院
 - 4.一家甜品店用上了五条人招牌,潮州
-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方一木板拍下，他被送进医院。

仁科的爷爷曾在国营食品单位工作，父亲是个厨师，在爷爷的帮助下开餐厅、开酒楼、开发廊，还开了一家用镭射碟机放碟子的卡拉OK厅。仁科那时上三年级，在那里听到了风行全国的港台歌曲。他站在舞台旁边，一大堆镭射唱片边上，偶尔报幕，有时也会上去唱。

茂涛生于陶河镇，陶河实在偏僻，不仅不靠海，还交通不便。现在的陶河镇被一条大街贯穿始终，最高的房屋不过三层。田埂荒草丛生，房子大多空着。90年代起，这里的居民大多搬去了海丰县城。茂涛曾带媒体回过陶河镇，那时全镇只有一口井可以饮用。塑料袋飘落在土地上，农药味飘散在空气里，远处的山峦因清明祭祖烧纸，连山头都黑了。

90年代初，镇上开了个宝石加工场，为不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茂涛的父亲是一个泥瓦工，90年代中期靠着承包镇上的楼房赚了钱，买了三菱越野车，常带着他去县城大超市采购。仁科报幕的时候，茂涛正在抄流行歌词，和同学们交换。中学老师在课堂上教他们唱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

仁科父亲做生意赔了，为了躲债连夜搬到了海丰县城。茂涛家也在搬到海丰县城两年后破了产。在跌宕的生活和新的环境中，他们尝试写歌。茂涛第一首歌就是写他对海丰的各种看不惯。“听了摇滚乐就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层次，总觉得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一个城市搞得乱七八糟，那么多贪官，什么都不好。”茂涛说。初三那年，仁科写了第一首歌，歌词是：“我几乎是真这个样子了，永远是这个样子，就算什么也不会改变。”这与他当时在看存在主义有关。

“这是一种流行歌，我听了很多流行歌，当时写过流行歌的架构，主副歌的变化、和弦的走向，我这个词曲都具备流行的特征，挺好。”

2007年，仁科和茂涛不得不放弃摆摊生意。他们搬去大学城，在一栋租来的老房子里开了唱片店，也开始整理自己的创作。2008年，周云蓬来广州领取《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奖，仁科和茂涛经人介绍认识了周及其当时的经纪人佟妍。一场演出中，仁科和茂涛作为周云蓬的暖场嘉宾，唱了《阿炳耀》、《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和《绿苍苍》。佟妍表示要帮他们出唱片。

2009年，一张名为《县城记》的海丰话专辑面世，赢得了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五条人因此获评当年《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年度致敬音乐大奖。2012年，他们推出《一些风景》，延续了《县城记》中的海丰故事，陶河镇的阿炳耀、倒港币的表叔公、学校守门的酒鬼猪哥伯、卖蚊香的梦想化工厂、清明烧山、农村看戏，甚至村民打群架都被写进了歌里。

茂涛和仁科跟哥们喝酒时，聊起农村里搭台唱戏，演员在前台演，戏台后就有人在分番薯粥。曹操扮演者闻到一股番薯味分了神，后台的人对他喊：“曹操，你别怕。番薯粥一人一碗。”曹操立时怒了：“一人一碗，你们把番薯肉分完了，剩下一碗番薯水，那还算一碗吗？”“啊呀呀——”台上台下打骂作一团。曲子开头是农村最常见的吵架场景作引子：“伶敢行啊瓦阿乡里踏瓦阿田，扑母啊！（你敢来我们村践踏我们的田！找死啊！）”

小河兴奋于这个刚冒头的组合，“大部分民谣场景都千篇一律，慢慢就不落地了，走上特别个人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风花雪月的多，城市里的男女情爱多。最生动的理应有一些真实透着泥土气息、人味和生命乐趣的东西，有时不一定美好，可能是很尴尬的生命状态，但很真实。当五条人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又重新燃起了一个希望，年轻的孩子用方言母语去唱自己身边的小生活小人物，就特别美，非常的大气。”

前两张专辑中，五条人写了《彭啊湃》和《陈先生》。

陈侗喜欢《彭啊湃》和《陈先生》中透露的暧昧气息。在《彭啊湃》中，农民被国民党军官抓住，对后者唱了一段关于澎湃的歌，后者回了一段在上海抓住澎湃的歌，农民说，我们的旋律好像，一起唱歌吧。双方一起唱了第三段歌。“国民党突然就变成和农民一起唱歌的了，身份出现变化，曲子变得一样，其实这个也是暗示着国共关系的曲折历史。当然，五条人不一定意识到这个，他们只是因为顽皮自动把叙述转过去了。”陈侗说，“《陈先生》更有意思。三句歌词，三种方言，生于哪儿，死于哪儿，葬于哪儿。唱一遍，再唱一遍。也是客观地讲述陈炯明，不存在说给他一定历史地位还是否定他。我觉得应该多多出这样的歌。”

“他们把一切描述给你看，交给你去做判断。很少有虚无缥缈的词汇，拒绝煽情。”胡镇超说。

小河认为，“音乐来自于心气，音乐是我们内心涌动的图像和痕迹，有什么样的精气神就会做什么样的音乐。五条人虽然从小地方来，但内心挺卖力的。这种拼劲在他们的音乐里有，会感染其他人，这个力量感挺棒的。”

现在，五条人会有意无意避开媒体问的与海丰相关的问题，还不忘加一句“我们不仅是海丰方言乐队”。他们希望公众将视角落在他们近些年的进步上，而非已经阐述过多次的原乡情结。

刘庆元认同这种说法，“你可以想象当你老了之后，你发现你很多东西来自于故乡，而不是现在天天去提前去消费，它会默默地给你输送一些东西。他们一直在创作，一直在学习。搞创作的人就得有这股劲，这股劲没有了，你不就变成行尸走肉了？”

（参考资料：《海丰县志》《五条人问题出现时我再告诉大家》《你敢来踏我们的田？——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2011，和五条人一起回乡》，感谢朱晓佳在采访中提供帮助。）

我们以后 别采访了 还是写信吧

——对话五条人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卢琳绵 发自广州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我发现音乐没有一个标准，只要不是哑巴，就可以尝试去演绎”

茂涛夹着人字拖从录音室走出来，“你们不急吧？稍等一下。”他和仁科刚刚结束了又一个采访，据他们说，我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采访者，也可能是最近三周的最后一个。过去的20天里，他们不断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从海丰到石牌，从江南西到大学城，从广州到北京，有时还涉及哲学与电影……仁科说，我们以后别采访了，还是写信吧。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开播第一周，出道12年的五条人第一次上了微博热搜榜，还一度冲到首位。因临时换歌被淘汰的他们出现在第二周的复活赛上，复活的同时收获了第二个热搜。刚刚过去的第三周，他们再一次被淘汰，也收获了第三个热搜。观众惊讶于这支带着县城气息与海丰口音的粤东乐队，也被他们的直白与生猛所吸引。事实上，他们自出道就这样，而支撑他们坚定做自己的，除去公众所认为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有持续多年的阅读、观影与音乐积累。

采访前，他们在录音室里进行《食醉狗》的混音工作，仁科为歌曲加入了键盘。《食醉狗》创作于2018年，在现场演出过多次，每次演绎都不一样，但只有一句用海丰话唱出的歌词：“歪嘴就食醉酒，哭父死母（哭丧着脸胡说八道，哭爹喊娘）。”此次录音，茂涛增加了一句粤语歌词“日头瞓觉，夜晚黑饮酒”。这首歌变成了粤语和海丰话的混搭。

录音工作告一段落后，我跟着仁科到楼下711便利店买了6瓶啤酒，或许由此得到灵感，他和茂涛决定在歌曲中加入酒瓶砸碎的声音，并打算把啤酒瓶砸了收音。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在酒精的作用下，仁科和茂涛从连日采访与录音的疲惫中放缓了神色。仁科和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聊哲学，这期间，茂涛起身去录音室继续工作，等我们聊

到差不多才和仁科换班。几天后，仁科打来电话，希望我删去稿件中聊到哲学的部分。“在那样轻松愉悦的环境下谈哲学太不严肃了，这需要更长时间、更集中的精神，更深刻地谈。”胡镇超提到的江湖气在电话中听着尤为明显。他表达真诚，语句幽默，还给了我一个美好的许诺：“改天我们再约一次，用五六个小时聊深入一些！好不好！”

写稿前，我听到了那首《食醉狗》，从第4分钟开始，两处玻璃瓶碎裂的声音夹在“哭父死母”的号啕呜咽中，清晰刺耳。

▲ 人物周刊 仁科 茂涛

我们已经产生了变化

▲ 你们前几年在国外有一些演出，这是早就排上日程的吗？

◎ 本来今年6月份要去葡萄牙，有个音乐节，9月份要去德国，有个艺术节，但是现在疫情，全部都推后了。之前去了巴西和葡萄牙。当时有两个葡萄牙人，在香港看我们的演出，看完后很喜欢，就联系上我们，带我们去巴西。

▲ 你们当时唱了什么歌？

◎ 每一张唱片的歌都唱一些。不是专场，那次请了很多乐队，包括东南亚的、韩国的，还有国内的重塑。

▲ 去巴西感觉怎么样？

◎ 很好很舒服。第一次去圣保罗，去了差不多半个月吧。除了演出，还跟当地的人去看桑巴。



A 你们在巴西演出的时候，下面的观众是什么反应？

B 下面观众是很嗨呀。

A 怎么跟观众互动呢？

B 我们把歌词弄成葡萄牙语，打在屏幕上。

A 你们喜欢巴西吗？

B 喜欢巴西。到巴西的时候，我们去了保利斯达大道，因为巴西是天主教国家，周日不工作的，整个保利斯达大道就开放给那些街头表演者，像个音乐节一样，非常好。地头蛇还带我们去到当地很 local 的桑巴夜场，那里都是当地人，估计旅客是去不了的。他们演桑巴，几个小时不停的，乐队也不停，晃着，底下跳舞。你在巴西街头会看到各种肤色的人，各种各样融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很热情，种族之间平等，很包容。

仁科在监制 图/本刊记者 大食

A 这在国内是感受不到的？

B 你在国内哪里可以找到一个跳桑巴几个小时不停的地方……因为它本来就是巴西，巴西是巴西，国内是国内，你在国内感受得到，你还去巴西干嘛。

A 葡萄牙跟巴西有什么不一样？

B 我们在葡萄牙去了好几个地方巡演。我感觉葡萄牙就小一点，城市的街道建筑都小一点。我们还去了很多古城，比如我们演出住的那个地方，是16世纪的一座桥底下的建筑，我们还在十几世纪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里演出。

A 你们之前卖打口碟的时候接触过很多小众的音

乐，有没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

☑ 有很多，法朵（Fado）女歌手叫什么名字？

☑ 那个叫什么的？忘了，什么 ma 开头的？（应该是 Mariza）

☑ 那个很好听。本来乐队要去一个专门唱法朵的音乐（会），但那天刚好没碰上，因为我们也是一站一站地演出。我们还去了里斯本，那里据说是法朵音乐的发源地。

☑ 你们第一张专辑《县城记》上面有“立足世界，放眼海丰”的 slogan，出国以后再回看海丰，视角有不同吗？

☑ 我们离开海丰快二十年了，我就在海丰的一个小镇待了几年，在海丰县城待了几年，我在广州待的时间加起来是在海丰的两倍，阿茂也在广州待了 20 年。

☑ 对。01 年到现在 19 年了。

☑ 对，我们常年在广州了。

☑ 但是大众的印象跟最初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 其实很多媒体都是十年前的信息，至少五六年前，我们已经产生了变化。

☑ 对，我理解现在的你们正在变化，但总还是觉得海丰很重要，可能是因为《县城记》专辑当时确实让很多人惊艳，所以这个就成为大众的第一印象。

☑ 但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

☑ 我觉得仁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这些问题……

☑ 好多问题都问得很例牌，十几年前我们刚出道就回答过了。而且问了以后你跟他展开的话，他们又想把话题扯回来，确实有这种现象。他不是真的想要得到什么，他就想得到他心中的答案，从我们嘴里说出来。你看《县城记》，09 年出的，现在已经是十几年前，每一次都在聊，而且聊的话对方心里是有答案的，镜头感太强。

☑ 你们现在比较想聊什么呢？

☑ 没有。我说句实话，不好意思，你别放心里，就是这两个礼拜来，好像也有半个月，实在是采访太多了。



☑ 已经聊够了是吧？

☑ 对，所以我说要终止采访了，给我们安排这么多采访，而且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有很多记者准备充分，还有一些极个别的记者，他问的问题比较特别，也有 30%。我后来奇怪，觉得我们认真回答了，但是他并没有把我们想回答的东西写进去，还是写回那些，所以我觉得就不知道怎么说。

☑ 30% 比较有趣的问题是什么？

☑ 有个记者，他一直问音乐的问题，问我们整个乐队的音乐结构，用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词汇），比如我们这里要用一个替代和弦，还有乐理（方面的问题），他问得很细，只问整个，其他不问，他说其他我都看了，不用问了。

有一次，我直接跟采访者拍桌子说你什么都不懂，还有一个就是我和阿茂聊到一半就走。是什么原因？因为他准备了一些问题，但是有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2》第一赛段 图/受访者提供

些问题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已经解决了，他还继续问，而且不是一次。这种当然也不能怪他，只能怪我们接了太多采访。我们不看采访提纲，经纪人问我，我说不看，反正我能答就答，不能答就pass。

其实我希望是这样的，聊音乐也好，或者你对我们的歌曲有什么理解，或者产生误解也好，或者你再去解读它也好，你需要知道背景的什么东西。

A 在《乐夏》上面的那些采访都是临场反应吗？

B 我们是底下什么样的人上去就什么样，就做自己。我跟朋友之间聊天兴奋起来就那样。而且也看状态，状态好就多聊几句这样。

A 你们什么时候状态会比较差？

B 累的时候。

A 你们出道以来接受了很多采访？之前不会觉得烦恼？

B 没那么多，确实没有那么多。比如出个唱片肯定接受采访。

B 那还好，比如聊聊唱片聊聊歌。

A 参加了《乐夏》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

B 不是没想到，既然去上这种综艺节目，必然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它能发展成什么样，我就I don't care。但是你参加不可能预料不到这一点，如果参加之后还说我没料到这样，那你就是个傻子，对。因为它是个大众媒体，电视面向大众就是这样，有可能导出这种结果，也可能没有，但是不可能参加这个，却选择我不想让你关注，那就不对了。

不是福楼拜有电影感，是电影有福楼拜感

A 《乐夏》播的那天你在看书是吧？

B 齐泽克的书我看了不少。

A 你一般都看什么书？

B 杂七杂八，我看小说，还有一些评论，然后是作家的书信。

A 作家的书信？是谁的书信？

B 像国外的乔伊斯的、果戈里的，还有加缪的，加缪不是书信，是《加缪手记》，还有福楼拜的……我看了他的小说之后，就更好奇了，还有一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我看了第一辑还是第二辑，因为有几个作家我是喜欢看的，像亨利·米勒，雷蒙德·卡佛，阿兰·罗伯-格里耶。

A 为什么你会对这些书感兴趣？

B 会对这类书感兴趣？我一直对这些感兴趣，一直在看。我在初中的时候就看余华的小说。第一次看的是《活着》，之后有《许三观卖血记》、

《在细雨中呼喊》，还有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叫《世事如烟》，以及他后来的《兄弟》和《第七日》。反正我都看了，我喜欢一个人，就尽量看他的东西，就像我喜欢一个导演，我就看他的电影。

Q 你喜欢余华的哪一点？

A 最开始我很喜欢《在细雨中呼喊》，他提供了一种写作方式。因为我那时候看了很多《故事会》，看完以后看了余华的书，他提供了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说，《在细雨中呼喊》好像梦境一样，我沉进去，一层一层，好像在做梦一样。隔了十几年没再看，其实细节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那个感觉还在。

Q 但你刚说自己看的大部分是外国的作品，比如福楼拜。

A 这些是后来看的。福楼拜我看得比较多，除了《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三故事》。《萨朗波》我现在正看了一半。哦对，还有什么？《圣安东尼的诱惑》，那个叫《圣安东尼的诱惑》，非常好，你要去看。

Q 好在哪里？

A 它是这样的，我把故事剧透给你。我剧透也没关系，因为那是经典。牛逼的一点是他的开场就讲，圣安东尼是一个基督徒，很老了，他是类似于苦行僧的那种清教徒，活得很简单，他去跟人在村里拿点东西，好像是说拿面包。那天天气很冷，面包硬到可以把他的牙齿搞烂。他就回忆起离开家乡的时候，父母在哭，兄弟姐妹在拦着他，他爱人怎样怎样。他当清教徒，一当就当到年老，什么都是清心寡欲的，所以后来慢慢地，他内心突然间有一些动摇，他后面的十字架慢慢地变成一只魔鬼的爪子。魔鬼开始试探他，怎么试探呢，变成各种东西，最后把他带到宇宙那里去。整个过程就是魔鬼跟他对着干，很酷。

他经典的《三故事》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讲一个清洁工，一个女佣的一生，她是很虔诚的一个人，写得非常好。第二个讲取材



仁科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自中世纪的传说。第三个故事里面出现了包罗万象的神，第一个是现实主义情怀，第二个有点魔幻，第三个简直是神话。

Q 你觉得福楼拜的作品好看在哪里？他的写作手法还是他的故事？

A 他的好看不是由我来评判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电影或者所谓的电影感，我觉得多多少少都要受到影响，叙述方式是我们似曾相识的，为什么看到《情感教育》，或者《包法利夫人》的时候，我们感到有一些电影感，对吧？不是福楼拜有电影感，那个年代电影还没普及呢，是电影有福楼拜感。

Q 你是只在读福楼拜时有这种感觉吗？

A 很多，还有很多作家啊，牛逼的作家都有这种感觉，但电影也在学，有些从文学里面学，但是他有他的手法。我也看了卡尔维诺。卡尔维诺就相对轻松一点，比如说他的《树上的男爵》，讲一个人一生气，就一辈子都在树上待着，

像童话故事一样对吧？还有《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对了，还有《看不见的城市》，还有他后来的文学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还有我最近买的这个，还没看完，叫《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亨利·米勒的书我也看过一些，我一个朋友家里还有让·热内，是他老婆的书，还有卡夫卡的《城堡》，好多短篇小说集。然后就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诗我看得少，我看过他的短篇集《恶棍列传》、《沙之书》，还有一篇叫《南方》的，写得就很好。

❶ 你现在一般在什么时候会看书？会有固定的阅读时间吗？

❷ 没有固定什么时间看。如果刚好来录音棚，旁边有书，我就去拿一下。

❶ 你对哲学书籍感兴趣吗？

❷ 感兴趣。我觉得哲学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你要去思考，你在思考的时候，就是绕不开这些问题。

❶ 所以那些人吸引你的，是他们写作的方式和视角吗？

❷ 肯定有写作方式，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观念，当然，有些人的写作表达形式也很酷，但这些形式也可能是他的观念的一部分。

❶ 电影也是一样？

❷ 一个道理，也是一样。有一段时间很迷阿基·考里斯马基，短短几天就把他的电影都看了；还有一段时间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我也把他的书买来看了，他那些在《纽约客》上发的笑话，还有《门萨的娼妓》那几本书。伍迪·艾伦的电影我也不是每一部看了都喜欢，有一些你会觉得稍微平淡了一些，比如他的《无理之人》和《咖啡公社》，但他有更好的。

库布里克一样的，还有罗伊·安德森，我很喜欢他的《寒枝雀静》，你要去看好不好？很好，非常好。

❶ 你的积累里很少有日韩的部分？

❷ 沟口健二拍过一部电影，叫《近松物语》，还有一个叫《切腹》，很好看。对，那个导演叫小什么？（小林正树）杨波推荐我看的……我还在看齐泽克对谈巴迪欧，好像是巴迪欧吧，巴迪欧提到的哲学四种状态，你也去找来看，真的很好看。

❶ 吸引你的也是他描述的方式吗？

❷ 肯定是镜头啊，它是黑白片，老电影镜头，还有美学，故事就不用说了。日本的作家，我看了太宰治，看《人间失格》啊，还看了一些他的短篇。要不要采访一下茂涛，我好像问得差不多了。我叫他进来。

鲍勃·迪伦精神

❶ 仁科平时的积累可能就是看书，看电影，那你平时积累……



茂涛 图/本刊记者 大食

❷ 差不多，我们都特别喜欢电影。我们以前经常一起看，后来分开住的时候就各看各的，但是有一些电影我们都喜欢的，臭味还是相投。他在阅读上确实很厉害，所以刚才你们一直聊文学的时候，我就走了，当然我也看了，但我没看那么多。

❶ 他看了会跟你聊吗？

❷ 会，他肯定会跟我聊文学，还有一些他读过觉得很好的书，也会推荐。我会去看啊，我知道存在主义，加缪我也喜欢的，还有像你们刚才聊的卡尔维诺、马尔克斯那些，我也看了，只是我没有看那么多，哲学我看得比较少，这是他比较厉害的。我特别喜欢乔治·奥威尔，《巴黎伦敦落魄记》，看过那个吗？那部特别好看。《1984》肯定早就看了，《动物庄园》这个也看了。那本特别过瘾，特别好。

❶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❷ 最近我又去看了鲍勃·迪伦，朋友送了那本书，是一个作家写鲍勃·迪伦的，我和仁科都喜欢。他的电影，美术、小说、文学都是，他特别厉害。

❶ 你们喜欢他是因为什么？

❷ 我们喜欢他的精神。我们去北京看了他的一个巡回展，他特别生活，他画的那些画很多都是美国的生活，要不就是在路上巡演，画了很多招牌。他特别喜欢画招牌，很好玩，路上的那种状态我就特别喜欢。还有一种，那就是对音乐创作包括录音的态度，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他有一些唱片是比较粗糙的，音弹错了也不管，他要的是那种感觉，那种总体性出来的效果，他觉得是对的，其他的我就不管。

❶ 你们一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创作？

❷ 我们的创作都是各种形式的。比如一些歌是仁科独立完成的，一些是我们共同创作的，一起合写的歌词也有。还有一些是起源于我们一起玩出来的一个动机，动机起来之后再慢慢地去发展。我们不是唱片工业年代那样，像雷颂德、

林夕这些编曲，坚持工业化。我们基本上是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❶ 你们写得最快的一首歌是什么？

❷ 《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当时是仁科说有词，然后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在弹一个动机，基本上都是马上就搞定了。

❶ 你说的这种动机指的是什么？

❷ 一个动机，你创作有动机，一段旋律也好，一个节奏也好，这就是所谓动机，你再添加东西进来，让它更加丰满，把音乐做起来。

❶ 你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用音乐来表达的？

❷ 本来就喜欢这些东西。我从小就喜欢音乐的，我还觉得我的声音比较难听。但是后来我听了更多音乐之后，会意识到一个点：音乐不是说一定要像唱片工业流行歌手那样唱的。音乐有很多种形式表现，像国外的 Tom Waits，他有一些歌是很怪的，很尖的，像学猫叫那种声音的，包括国内的，最早的我听了王磊、左小祖咒、小河，我发现音乐没有一个标准，只要不是哑巴，就可以尝试去演绎。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管了，I don't care，我就尝试，那个时候就创作出了更多的东西，所以后来市场上也有很多人喜欢我的声音。

❶ 你对未来会有规划吗？

❷ 我觉得规划放在我们身上有点怪怪的。你说可能性吧，有，规划的话没有。

❶ 是你除了音乐以外的可能性？

❷ 比如某一天仁科也有可能想要拍电影，是吧？他拿一个剧本，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他有这个心，说不定机缘巧合，就真的去拍了。配乐我们肯定也自己搞，我可以给他当个演员，给他打个下手，都可以的。

❶ 你身上的可能呢？

❷ 我身上的可能啊，不知道。（笑）



独具匠心

设计小清新



我们把「未知」作为理性思考的代表，诚恳地印在包上。

「未读」书籍里的智慧，「未知」哲理的思索。

你需要一份理性的自我空间。

在人人必须跟随潮流的时代，

重磅新闻必须「已知」，微信消息必须「已读」，



扫码即可购买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海丰再见，海丰

图 本刊记者 大食 文 本刊记者 张明萌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海滩边裸奔的少年



市区的摩托车多数已经换成电瓶车,少了往日的轰鸣声和呛鼻的尾气,而街上繁华依旧

上一次到海丰是七年前,我跟着报社实习老师到海陆丰采访,语言不通的我们在当地寻访未果,走到县城的一间寺庙旁坐了一下午。周围正在修缮,寺庙的香火飘出来,跟“叮叮铛铛”敲起的尘土交杂,两种味道进入鼻子,神佛的气息落了地。烟尘中,一辆有些破旧的单车出现,除了铃铛都在响。车后牵着一头猪。车主与猪在我面前淡定走过,周围的人甚至没有看他们一眼。街上摩托车的发动机轰鸣,听得人烦躁。这是海丰,糅杂着香火、尘土、破败单车、人与猪、摩托车嗡嗡响的南方小城。

当我听到五条人的歌《踏架脚车牵条猪》时,歌曲的画面与记忆相互印证,加固了海丰的形象。上周,我向五条人复述这个记忆中的场景,茂涛说:“你看到了那些,真的很幸运。”我才知道,这只是海丰一个已经不那么常见的片段。

采访结束后,我和摄影师大食去了一趟海丰、汕尾,寻访茂涛与仁科的来处。到海丰县城已是夜晚,入夜海丰开始热闹。从前成队的

摩托车大多换成了电瓶车,没有了满地的垃圾和塑料袋,大小排档顾客盈门,很多是叫麻鱼煤或者番薯煤或者其他煤,“煤”是潮汕话的“粥”字发音。这里流行一种火锅店,每个火锅上都有一条金属烟囱可以把油烟排到室外。这些味道和大小排档的油烟镬气汇在一起,填满海丰的大街小巷。世界飞速发展着,海丰普通青年的生活却和从前没差太多:晚上吃宵夜、唱K。读书没什么用,到时候跟着堂哥去卖手机,跟着表哥去卖衣服。

海陆丰是革命老区,县城中心的灯牌上挂着“彭湃故里——中国首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地”。八九十年前,大地主家的儿子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烧了田契闹革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他们占领明代学宫、社仓旧址,改名红宫,以此为基地进行革命活动。

陶河镇因地理位置偏僻变得比从前更加萧条凋敝,90年代起,这里的居民大多搬去了海丰县城。镇子上最高的房屋不过三层,唯一一



老人坐在祠堂门楣上,听着小喇叭播放的戏曲。疫情期间,镇上停止了传统戏曲表演



小镇上,老人挑着自制的豆腐花沿街叫卖

条大街贯穿始终。田埂荒草丛生，房子大多空着，空旷地方多平原，种着水稻，深呼吸一口，都是农药味。环顾四周，塑料袋飘落在土地上。远处的山峦因清明祭祖，变得连山头都黑了。

捷胜现在已经划归汕尾管辖，但在海陆丰人们仍愿意将其归属于脑中的“海丰地区”。捷胜镇位于海边，空气中常年飘荡着咸淡交织的爆炒杂海鲜味，可以从中间闻出蒸蟹、海鱼和青贝。这个古镇在史书上的短暂亮相是嘉靖年间，戚继光曾在捷胜剿灭倭寇、海匪数千人，史称“广东平倭之役”。由于捷胜战乱频繁，又是海防重地，时有倭寇、海匪侵犯，当地居民亦有兴武御寇、抗击番夷的风尚。

这里保留着古代的格局，祠堂、庙宇密密麻麻，祠堂的对联昭示着这里的文化遗存：高阳日暖，泰岳春荣。巨榕错落其间，它们高过镇上大部分建筑，多人才能合抱。戏台因疫情停止了演出，旁边坐着老人，用老旧的收音机听戏，里面咿咿呀呀传出含糊不清的海丰话。

五条人出专辑时，为了宣传，好友“区区五百元”杜撰过一句评论：五条人的民谣，就如一部音乐化的侯孝贤电影。这句话曾被很多媒体引用转载。在捷胜、陶河、海丰县城，这样的评价具象化，并不是五条人的民谣像侯孝贤的电影，而是海丰这座城，本就与侯孝贤所描述的南国有精神上的暗合。《风柜来的人》《南国再见，南国》，甚至《恋恋风尘》中的故事都可能在这里发生。五条人十年前就在歌里唱：“今天啦全球化呀，明日就自己过。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在这里，时间并没有流逝得那么快，历史沉淀在海风、香火与尘土中。人们能做的，也只是尽量让笑声持久一些。 



寺庙祠堂林立，是海边小镇必有的景象





海陆丰是革命老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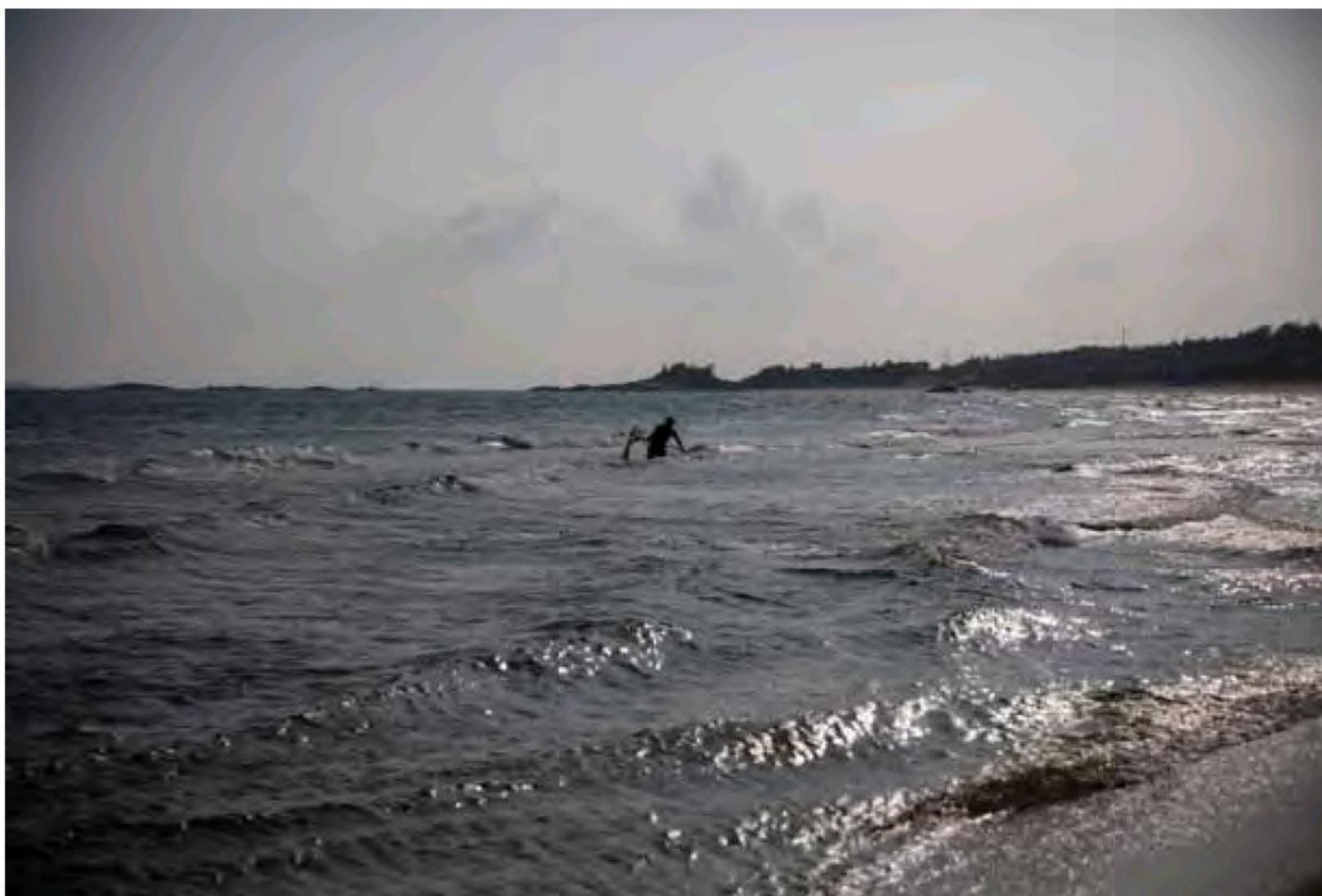
休渔季结束,渔民开渔第一天渔获丰收



品种丰富的菜市场



深夜的大排档,会一直营业到凌晨4点



渔夫用自制的工具在沙滩上挖贝类



一名佩戴口罩的男子站在印度戈奇一家商店门口

被印度封禁的中国应用 渡过至暗时刻

很多人说,现在是出海企业的至暗时刻。但在漩涡中心,我当下的感受是超越于此的。越是关键时刻,创始人对公司和团队的影响越大,你是唯一能扭转局面的人

本刊记者 陈洋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北京时间2020年6月29日晚,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以下简称“电子信部”)发布公告称,为保护印度主权完整、国防安全与社会秩序,将在印度市场封禁59款移动应用。声明没有提及具体国家,但59款应用全部为中国公司或由中国人在海外注册的公司所开发。

封禁名单中除了有互联网巨头的产品,比如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抖音国际版)、腾讯旗下的微信、阿里旗下的UC浏览器、百度旗下的百度地图等,也包括此前在印度市场大获成功的创业公司产品,比如有“印度版今日头条”之称的NewsDog(2018年完成C+轮融资)和有“印度版淘宝”之称的Club Factory(2019年

初完成1亿美元D轮融资)。

英国《金融时报》数据部的报告显示，印度在2015年首次取代中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头号目的地。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和资本也在深度布局印度市场。据印度全球关系智库 Gateway House 于2020年3月发布的报告，截至当月，印度本土30家独角兽企业(估值超10亿美元的未上市创业公司)中18家有中国资方背景，中国投资者已向印度初创企业投入约40亿美元。而应用信息公司 AppsFlyer 的统计则显示，2018年和2019年，印度国内下载量前200的移动应用中，中国应用占比分别为43%和38%。

禁令突如其来，不仅打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印的投资计划和商业战略，也给这些企业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失。据志象网援引相关信源的说法，过去几年，字节跳动在印度的投入超过10亿美元，如今旗下产品在印度市场几乎全部折戟，损失将超过60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出海企业过去数年打造的一套本土化行业生态，也将随之崩塌，并对当地的就业和上下游产业造成冲击。7月，一份由 Club Factory 发给卖家的邮件显示，由于政府封禁了平台在印度境内线上线下的支付结算，在政府撤销对其应用程序和网站的禁令前，Club Factory 将暂停向卖家结算货款。

如今，禁令出台已有一个多月，漩涡中的中国企业要如何渡过至暗时刻？风波会如何影响他们对出海创业和全球化的看法？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大航海时代”中的角色？又将如

何转舵求生并继续远航……《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了出海电商平台 Club Factory 创始人李嘉伦，尝试解答部分疑问。

Club Factory 于2016年末进入印度市场。数据分析平台 App Annie 的统计显示，2019年6月，Club Factory 已成为印度月活跃用户数量第三的在线购物应用程序。据官方披露，2020年2月，其印度业务开始盈利。

以下是 Club Factory 创始人李嘉伦的自述。

面对封禁，企业能做的已经非常有限

我最早得知印度要封禁 Club Factory 的消息，是通过一张印度晚间新闻的照片。照片是印度员工发来的，大概在北京时间6月29日晚上10点。照片显示，包括 Club Factory 在内的59款中国移动应用将被印度政府封禁。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我的第一反应是假新闻。疫情期间，印度经常有些假消息传播。我们之前并未收到任何官方通知或质询，直接封禁也不符合法律程序。很快确认这条新闻来自官方媒体后，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联系了几家同在封禁列表的中国团队，发现大家都是一头雾水。事发突然，次日公司开会讨论前，我必须收集足够的信息，并梳理好应对思路。到睡觉时，已是凌晨两点。

之后的一天，各种消息漫天飞舞。不过，直到7月1日，我们在 Google Play (谷歌应用商店) 预留的邮箱才首次收到官方的通报邮件。咨询了多位印度律师后，我们了解到，政府直接封禁的行为存在程序问题，涉嫌违宪。(当时，



图/受访者提供

李嘉伦

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后创立电商平台 Club Factory。根据数据分析平台应用 Annie 的数据，2019年该平台在 Google Play 购物应用类中排行首位。

印度法学界也对此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被援引的法案旨在解决单个应用程序的特定违法行为，并不适用于面向一系列应用程序的一般性违规行为——本刊注）

为应对争议，电子信息部随后向59款应用所属企业下发了一份相同的问题列表，几十道问题都比较初级，并非针对公司具体情况而设定。内容包括企业是否曾泄露数据，是否会对敏感内容过审等。官方的说法是，大概会在企业提交答卷后两周内做出答复。

电商平台有其特殊性，突然封禁无论对我们运营方，还是客户和供应商，影响都很大。举个例子，如果有客户在封禁前购买的产品已发货，就需要了解包裹的运送情况。我们想了各种办法来维持平台运转，直到7月15日完全暂停。

最初，我们的印度员工普遍认为，Club Factory从未窃取过公民数据，经营运作也一直合法合规，只要按政府要求答好问卷，两周后调查结束，禁令就会解除。但我们中国管理层还是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2020年6月，中印曾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摩擦。封禁消息公布后，一些印度媒体将其解读为印方的tit for tat（以牙还牙）和之后谈判的筹码。我们意识到，如果这一事件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即使印方的处理程序不合法，也可能一条路走到黑。

这并非今年印方针对中国公司的首次出击。4月，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局就曾发布一份行政命令，对既有的投资政策做了修改——即日起，与印度接壤所有七国的投资都必须获得联邦政府批准。（考虑到与印度接壤国家的基本情况，该项新规被解读为针对中国而制定。——本刊注）不过，因为我们在印度设有子公司，短期内该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不会特别大。

此前几年，在电商领域，印度政府从未出台过针对某国的定向政策。即便是为了保护本国企业而出台限制条款，也会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不过，今年疫情暴发以来，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加深，加之边界冲突，中印关系愈

发紧张。我们也预料到，印度可能会出台一些对中国投资或中国企业经商不那么友好的条例。但还是倾向于相信一切会遵循法律的约束。

事实证明这次的情形完全不同。目前印度政府已经封堵了中国公司的起诉通道。（据路透社7月11日的消息，印度政府已向拉贾斯坦邦高等法院提交了所谓的警告通知，暗示其预计将有一家或多家公司挑战电子信息部的禁令。这份由印度副总检察长Rajdeepak Rastogi签署的法庭文件称，在听取政府的意见前，希望法院什么都不要做——本刊注）我们也从接近政府的信源获得消息，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些中国公司接下来还会受到包括印度财政部等多部门的调查。而我们在7月20日左右提交的答卷，至今（截至8月17日）杳无音讯。

这样一来，从企业层面，我们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不过，现在这个环境，让一家企业去对抗一个政府，既不可能也不合理。目前，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来了解过情况，外交部发言人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强烈关注”。

“在印度投了两亿美金，目前看估计全搭进去了”

2016年末，Club Factory进入印度市场。到2020年，平台积累的一亿多全球用户中，八千多万来自印度。

选定印度市场并非随机或者跟风。从商业角度看，每个出海电商企业都需要找到与自己核心竞争力相匹配的市场。各个国家或区域的用户需求、消费能力和基础设施成熟度都不一样，通常深耕一个较大的市场，集中资金和优势资源，更易收获市场壁垒。

Club Factory走的是较轻的平台模式。上游对接中小型厂家、批发商，平台统一提供定价、人货匹配、客服、海外物流等服务。买家下单后，系统会自动匹配能够出货的供应商，并自动筛选出性价比最高、价格最优惠的产品。不同于印度前两大购物应用——Amazon（亚马逊）和Flipkart——均定位标品电商，Club Factory更关注下沉市场，希望在海外打造类似淘宝和拼多

多的非标品电商。

最初，为了寻找合适的市场，我们采取了广撒网的策略，在美国、中东、东南亚、欧洲、印度等多个市场都有投入。运行了四五个月后，基于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中印关系向好的预期（据新华社报道，2016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印度果阿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指出，中印关系发展势头令人鼓舞。莫迪表示，印中保持频繁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深化合作。而同年5月由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亚太蓝皮书：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6）》则认为，虽然政治互信仍是最大障碍，但当前中印关系已经步入新的上升通道——本刊注），我们决定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向印度市场。

不过，整个2017年，虽然确定了聚焦印度的战略，但在下大注前，我们依然在观望。2017年底，我们成为印度市场份额和总下载量第一的非标品电商平台。那时，我们还没有在印度设立办事处，也没有聘用任何印度籍员工。

那一年，我们做了各种调研。从纯商业角度考虑，我们会去看这个市场包括物流、支付等基础设施是否成熟，履约情况如何，员工素质怎样，注册公司可能会涉及的法律规定等等；此外，我们也去咨询了一些中印政商和法律界人士，当时大家的共识是，可以做，即便出了问题，这也是个法治国家。于是，2018年1月，

我们在印度首都德里的卫星城 Gurugram 设立了首个办事处。

但要拿下印度市场，困难重重。除了民族、语言、宗教众多，需求分散复杂，要打造非标电商生态，万事皆要从零做起。比如我们是首个在印推出买卖双方交流工具的平台，你可以理解为印度的“阿里旺旺”。开发工具简单，难的是打造出一套成熟的本地化运营体系，你需要去教育卖家如何服务买家，如何在交易过程中增加单量。这套体系在中国司空见惯，但在印度，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手把手地教育市场。

过去三年多，我们在印度投入了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仓储、交付、技术和市场营销等方面。除了扩大业务规模和品牌影响，也希望能在印度建立一套完整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商业的本质就是互利共赢。当时我们的假设是，如果 Club Factory 既能为本地消费者创造价值，让他们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丰富的产品，又能帮更多的本地合作伙伴赚到钱，带动产业长期发展，就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自2018年1月设立总部以来，我们在印度陆续雇佣了一百多名印度籍员工，负责本土业务发展和运营。我们有一支一千多人的客服团队，可以提供三十多种语言的实时交流（资料显示，印度共有1652种语言和方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百万的达33种——本刊注）。为了提供更好的本地提货/退货和配送服务，我们还在德里和班加罗尔设立了四个仓库，并有四百多名仓储人员。

而在平台层面，截至去年，Club Factory 已经吸引了三万多名印度本地卖家，超七成订单由印度的中小制造企业供货，多为印度本地生产的产品。如果每名卖家平均雇佣10名左右的员工，我们的平台相当于间接带动了三十多万印度人的就业。



Club Factory印度办公室,摄于2020年初 图/受访者提供

Club Factory在德里的线下店铺,摄于2019年初 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今年原本还会继续在印度投资,但封禁计划全部脱轨。和很多面临相同处境的出海公司一样,我们印度总部将裁员至十人,客服和仓储的第三方合作也已解除。原本计划今年要在班加罗尔和孟买新开两个办事处,刚租好的办公室也可以退掉了。

选市场跟选商业伙伴是一样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印度政府的任何诚意。过去三年多,Club Factory在印度累计投入了约两亿美元,现在看估计全要搭进去了。从公司的角度,我们误判了印度对外商投资的信誉,我们付出了代价。同样,既然印度政府出台的政策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企业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响应政策。

对于印度市场的失利,我们也做了反思。首先,我们投资前的调研不够深入,比如当地的法律体系是否健全,会不会存在一些法律漏洞对企业的未来经营不利;其次,对一些事件所释放的信号,也应该更敏感,比如印度之前强推的“废钞令”(2016年11月8日,印度突然发布废钞令,宣布从当天午夜起,废除面额为500和1000卢比的纸币流通,用新版面额为500和2000的卢比新钞替代,并要求民众在随后一个月内到银行兑换——本刊注),还有后来强推的UPI(统一支付接口)系统……印度政府为何能频频出台一些有重大影响却未经谨慎论证的政策?

虽然这次封禁针对的是中国企业,但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也会更审慎地评估印度的投资环境。如果合理合法的本地化投资,都可能因为一个不连贯的、随意出台的政策灰飞烟灭,企业为什么要冒险做长期投资。没人能保证中国企业的遭遇未来不会在其他外资企业身上重演。

这段时间,我也在持续关注印度市场。很多印度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对中国应用充满敌意。有用户就在推特上吐槽,之前在Club Factory 80卢比就能买到的东西,现在要花上五



倍的价格在别处买。从情感上,我很喜欢我们的印度用户,但商业不等于慈善。

作为一家中国公司,既然这件事上升到了政治层面,那么从大局考虑,我们该冲就冲,该牺牲就牺牲,不拖后腿。既然前路不通,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刀切下去,然后将剩余的资源重新集中,投向新的市场。

“外部环境再难,也没有创业难”

很多人说,现在是出海企业的至暗时刻。但在漩涡中心,我当下的感受是超越于此的。越是关键时刻,创始人对公司和团队的影响越大,你是唯一能扭转局面的人。

6月29日晚得知这个(封禁)消息后,我大概花了半天来消化。30日一早,我必须立刻站起来。接下来的三五天,管理层一直在讨论,如果斩断印度市场,接下来该怎么做,需要从上到下做好哪些准备。

印度市场的收尾工作事无巨细,比如停止运营后,之前谈好的合作怎么处理;还没有送到消费者手里的货该怎么办,等等。员工这块,以前大部分员工都来自招商和运营部门,裁员后,我们仅保留了十几名核心岗位的核心员工。除了印度,我们在其他国家也有布局,这部分员工会被调去负责平台的其他海外业务。

收尾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转舵，开辟新的市场增长点。

我们分析了 Club Factory 之前的两大核心优势：一是本地化，经过在印度市场的摸爬滚打，我们对跨境电商各个环节形成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和国际巨头竞争；二是我们构建的知识图谱（即商品相关的知识库），可以更好地连接供给和需求端，极大地提高电商的运行效率。这些沉淀下来的技术和方法论并不囿于印度市场。

竞争格局从来不会一成不变。从企业的角度，有两点是恒定的，一是常居安思危，二是不断尝试把自己的核心能力复制到更多的地区和领域。

目前，像印度这样大体量的单一国家市场，已经选择不多。美国市场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未来会倾向于关注一些区域性概念，比如一些地域相邻且具有相近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国家，包括东南亚、泛中东、非洲、欧洲在内的许多区块都有机会可寻。除了商业角度，我们也会考虑政治因素。哪里更拥抱全球化，哪里政治体制和经商环境更稳定，我们会投入更多的关注。这也意味着我们战略的调整，从之前深入一个国家转变为以更稳扎稳打的方式深入多个区域。

资金上还好，我们也跟投资人保持着沟通。做企业一直是这样，从你要做的事反推你该怎么做。口袋厚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投资，那现在整体经济环境不好，我们也会把精力更多投入一些财务负担较轻的领域，比如放大我们在供应链端的优势。

目前我们在国内维护着一百多万商家供应商。相比着力本地市场，如果我们的核心壁垒在中国国内的供应链，企业运营的风险会更小，也会让我们在进入一个既有市场时，与其他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竞争。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一年达到比 2017 年在印度更好的成绩。只要道路是清晰的，接下来就是做的问题。

当然，今年疫情防控和国际形势并不稳定，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些未知

数对于全球化的影响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全球贸易的成本会明显增加，无论是物流还是通讯工具的管控，会阻碍全球化。另一方面，有的国家因为疫情严重，部分行业无法完全复工，就会增加对其他国家产品或原材料的依赖，这又加深了全球贸易的紧密度。对于跨境电商其实是个契机。线下效率大幅降低的背景下，哪家平台能更高效地分配商品并连接贸易，就可能在这个时间点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历史在一遍遍重演。如同上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此消彼长，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牙买加体系转变，中国的崛起也会带来既有格局下的多方利益博弈。作为中国的出海创业者，今年国际形势的变化确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企业也承担着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虽然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但这不等于身处其中的人就只能随波逐流，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应该更有建设性地作为。对出海企业来说，光荣的荆棘路，总要人去探索。就像我们，发现印度市场走不通，就会立刻转向，去寻找其他更好的市场。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以更大的世界格局来看待问题，需要更深更复杂的思维能力。

外部环境再困难也不会有创业困难。就跟人和人的交往一样，真心相对，对方是感知得到的。做企业也一样，只要你把消费者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为他们创造真正的价值，消费者一定会认可你。即便有“黑天鹅”事件，东方不亮西方亮。

我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是深信不疑的。理想照进现实，一定会面临很多挑战。这次波折后，我开始投入更多时间去思考未来。世界是一个混沌而脆弱的体系，一旦这一体系受到冲击，下一步会如何衍生，创业者要如何如何在衍生的格局中，坚持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认知，发挥自身的优势顺畅地转舵，继续改造世界的梦想，就会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实习记者卢琳绵对本文亦有贡献）

拜登 离总统之位到底有多远？

因为拜登足够平庸，民主党为了打败特朗普，需要一位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政治人物，以吸引中间选民，扩大支持基础，在桑德斯等人政治特色和标签过于鲜明的情况下，拜登的没特色反而成了最大的特色。

特约撰稿 赵灵敏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旷日持久的美国大选进入到了最后阶段。8月17日开始，民主党举行为期4天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77岁的拜登和55岁的哈里斯作为本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参加11月3日举行的美国大选，和共和党的特朗普/彭斯组合进行对决，决定2021年1月20日之后白宫的主人到底会是谁？而共和党代表大会紧随其后，将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两党代表大会都将在线上举行。

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先要经历党内初选阶段，通过党内精英的互揭丑闻、捉对厮杀和本党登记选民的投票，把最有选民基础、最抗打击、丑闻最少、财力最雄厚的人选出来，这个过程一般既残酷又漫长，混战之下，很多众望所归者往往在这一阶段就败下阵来。

今年的民主党初选参选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很多闻名遐迩的人物，比如，在年轻人中深孚众望、上次初选差点把希拉里挤下来的“老将”桑德斯，亿万富翁、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让华尔街闻风丧胆的前法学教授沃伦等人。由于人数众多，各不相让，本来预计，初选的过程会拖很久，没想到3月3日就分出了胜负。由于前副总统拜登在这一

天同时于14个州举行的初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其他候选人纷纷退选，拜登很快就锁定了胜局，只等这次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正式确认。

拜登能脱颖而出，一方面是因为得到了黑人压倒性的支持，这主要是缘于他曾经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副总统，沾了奥巴马的光；另一方面，是因为拜登足够平庸，民主党为了打败特朗普，需要一位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政治人物，以吸引中间选民，扩大支持基础，在桑德斯等人政治特色和标签过于鲜明的情况下，拜登的没特色反而成了最大的特色。

如今，各项民调都显示，拜登的支持率明显高于特朗普。在被特朗普折腾了近4年后，连很多共和党人现在都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拜登。不过，很少人会斩钉截铁地预言拜登一定能赢，这一方面是因为有2016年希拉里大热倒灶的教训，大家普遍对民调的准确性心存疑虑；另一方面，真正硬碰硬的拜登VS特朗普对决还没展开，而特朗普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人，人们不知道他为了胜选，会搞出什么样的“十月惊奇”。

距离11月3日的投票日还有七十多天，这将是决定拜登一生命运的70天，也是决定美国未来走向的70天。



图/人民视觉

平庸成了优点

拜登 1942 年 11 月 20 日出生于美国一个中产家庭，毕业于特拉华大学及雪城大学，于 1972 年当选美国参议员，是美国历史上第五年轻的参议员，也是特拉华州在任时间最长的参议员（1973—2009 年）。他曾经先后担任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和外交委员会主席，并曾于 1988 年和 2008 年两度竞选美国总统，均告失败。拜登最为人熟悉的角色，是奥巴马的副总统，两人跨越种族和年龄的深厚友谊成了一段佳话。

尽管从政经历深厚，但拜登一直没能给人留下很鲜明的个人形象，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不断地出状况和失言。拜登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是 1988 年参加总统竞选。当时，他因为出色的演说赢得了“伟大的演说家”之名，但《纽约时报》曝出他在一次辩论中剽窃了当时英国工党领袖金诺克的原话。

雪上加霜的是，在此后的一次竞选集会上，

一位支持者问他智商如何，他的回答连他自己都觉得愚不可及。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时说，我的智商比他高多了，接下来就滔滔不绝地讲我学生时代的成绩和获得的奖励。我不知道怎么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些愚蠢的话来。而且更糟的是，我都没意识到我在谈到学习成绩时吹了牛。”这些都足以让拜登的首次竞选黯然收场，他一度觉得颜面尽失，以至羞于上街吃饭。

另外，拜登在对女性的态度上也不够检点，身体接触往往过于亲密，以至于在担任副总统时期落得个“首席按摩官”（*massager-in-chief*）的绰号。在当时的政坛和新闻界，这还只是个无伤大雅的笑话。但 2017 年末以来，随着妇女保护运动兴起，政客怎样对待女性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监督。从 2020 年 3 月以来，陆续有女性站出来在媒体上发声，指控拜登的身体接触令她们不适。虽然这些指控的严重程度远远不及哈维·韦恩斯坦等人，但拜登在这方面的举止

8月13日,竞选活动的第二天,拜登与竞选搭档哈里斯在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与公共卫生顾问举行虚拟会议并发表讲话 图/人民视觉

和时代脱节是肯定的了。

即便到了近几个月,拜登依然口误频频,比如他曾三次提及自己见曼德拉的经历,但三次的复述全不一致;他还说美国有1.5亿人死于枪支暴力,1.2亿人死于新冠肺炎,而美国目前的人口也就大约3.3亿。

由于各种小错不断,加上形象平庸,拜登本次参选起初并不被看好。民主党的初选舞台上,此前一直由桑德斯、沃伦等进步派引领风骚,他们倡导全民医保、向富人课以重税、大学教育免费、大麻合法化、给非洲裔美国人国家补偿。而拜登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趋于中庸,并不吸引眼球。

但在当下的美国,两党都在日益走向极端,人们在不同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完全没有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了桑德斯或沃伦为总统候选人,充其量只能守住民主党的基本盘,和特朗普各执一端,无法吸引到中间选民,对胜选显然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的平庸,就不但不再是缺点,反而成了优点。

拜登有着半个世纪的从政经验,与特朗普在白宫的胡作非为形成鲜明反差;他与奥巴马搭档,做了八年的副总统,积累了很高的知名度和威望;他政治立场温和,能与白人工薪阶层打成一片,平易近人,亲和力强;多年来,拜登天天奔波于华盛顿的办公室和特拉华州的家中,每天晚上回去陪伴家人,经常和孙子孙女们坐在地板上玩耍。在特朗普胡作非为、毫无底线的治理风格的衬托下,拜登的智识和风度就显得尤为珍贵,看在中间选民眼中,也更为受落。

在给拜登选择竞选搭档的问题上,民主党也是贯彻这一原则。最初他们曾经想给他配一个进步色彩浓厚的候选人,以拉住民主党的基



本盘。但随着拜登民调优势扩大和民主党内整合的完成,党内高层意识到,拜登不再需要能够帮助自己获得左翼支持的副总统候选人,而更需要一位对他在民调中的优势地位无害的人。

卡玛拉·哈里斯就这样浮出了水面,她有着牙买加黑人父亲和印度裔母亲结合的丰富血缘符号,10年前即打破纪录成为加州首位女性和非裔总检察长,2017年擢升史上首位南亚裔参议员和第二位黑人女参议员。哈里斯早早给自己取了动听的中文名字“贺锦丽”。在弗洛伊德事件余波未息的情况下,这些光环无疑将吸引到众多有色人种选民。而且哈里斯常年担任公职,已经过数轮严厉审查,没有被发现有什么实质性的黑料,是一个很安全的搭档。

而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虽然出色,但赖斯在利比亚班加西袭击事件上的表现,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的攻击目标。

显然,拜登和民主党人的竞选策略是,设法把大选变成针对特朗普执政的全民公投,要做到这一点,己方就不能有明显瑕疵,不能反过来被特朗普带节奏,而要务必保证所有火力都对准着特朗普的失德,这样一来,安全不出错就成了民主党选人最主要的标准。预计在未来选战中,“一个建立共识的调解人”仍将是拜登的主打形象。

关键 70 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拜登在民调中一路领先，但很多支持的选民称，自己做出选择的理由是由于特朗普，而不是拜登。也就是说，很多人是因为不喜欢特朗普而选择了拜登。

而从 4 年前的竞选到后来的总统任期里面，特朗普的支持率其实一直稳定在四成左右，从来没有过半，这显示一大半美国人其实是对他是持保留态度的。特朗普要连任，就应该扩大支持者的基础。然而，4 年时间里，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从来只在乎自己的基本盘。他疫情中的表现，也使得自己的基本盘出现了流失。

观察特朗普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只能说是入目。在最关键的疫情初期，尽管他早早得到了专家的警告，却为了保全美国的经济和自己的选情，不予以重视，反复制造天下太平的假象，声称疫情是个骗局，很快会自行消失。即便是 3 月份疫情开始在美全面暴发，特朗普最先考虑的仍是美国的经济和股市，反对州政府的居家令。虽然后来因形势所迫，他接受了这一现实，却仍在不断推动地方早日重启。

在特朗普的号召下，部分共和党控制的州在 4 月底或 5 月初便过早选择了复工复学，这些州如今大都重新陷入了疫情高发的阶段，典型的就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此后，特朗普又屡次外出时不戴口罩，坚持不遵守社交距离，没有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

这些行为有相应的政治后果。比如，在佛罗里达，大批退休老人一直是这里最为重要的选民阶层，投票率和政治参与程度双高的他们是共和党近年来在这里赖以取胜的关键所在。但在新冠疫情的威胁之下，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的糟糕表现，让佛罗里达成为了美国疫情新的暴发中心，这个州就从毋庸置疑的共和党州转变成了摇摆州。

在黑人弗洛伊德之死的事情上，特朗普也没有扮演一个愈合民众心理创伤的角色，反而旗帜鲜明地站队，不断展示强硬，甚至不惜多次威胁要派军队上街维持秩序。这同样把很多

同情弗洛伊德遭遇的中间选民推给了民主党。

由于特朗普的倒行逆施，甚至逼得一批温和派共和党人转投拜登，组建超级行动委员会为后者助选，最知名的是“林肯计划”，其创建者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评论说：“美国总统之位是高于占据椭圆形办公室这一个人的。他们的个性会成为我们民族个性的一部分。他们的行动会变成我们的行动，因而我们大家都肩负责任。而他们是否愿意遵循法律和传统，也决定了现任和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行事。他们对秩序、文明和正派的承诺都会映射于美国社会之中。”

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满特朗普的情况下，拜登只要自己不出错，就可以坐收渔利，这显然也是民主党的如意算盘。只不过丑媳妇终究还是要见公婆，未来和特朗普面对面的几场辩论，会是拜登接下来的一个难关。从电视辩论的技巧来看，特朗普显然更胜一筹。他非常善于攻击别人，抓住别人的小辫子，给别人起外号，而拜登是一个大嘴巴，经常说错话，到时会不会出现极端情况逆转选情，还真是不好说。

另外，大选还有很多技术细节。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新的选民登记量直线下降，而在竞争激烈州登记的选民则比以前更白、更老，更少属于民主党。也就是说，虽然疫情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注册量都大幅减少，但民主党的减少量要大得多。如果之后这个趋势不改，2020 年大选会是一次投票率很低的选举。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利好。还有，疫情期间很多人会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这些人以遵守社交距离的民主党支持者为主，而眼下，特朗普任命的邮政局长正在搬走很多地方的邮箱，这势必增加投票难度，也对民主党不利。

此外，美国大选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所谓“十月惊奇”，也就是说 10 月往往会有一些突发性的事情影响到大选结果，2020 年的惊奇是什么？新冠疫苗的研制进展，会不会在大选之前取得突破？这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民情和中间选民的取态。



CULTURE 文化

浦洛基谈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



图/Susan Wilson

沙希利·浦洛基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归罪于运转失灵的苏联体制和此类核反应堆的设计缺陷。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当政者忽视生态问题、公众对决策和政策执行缺乏约束力,这些都可能导致灾难再现

特约撰稿 叶倩雯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1986年4月26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之一。这次灾难释放出的辐射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造成2600平方公里的隔离区,几十万人流离失所,人员损失可能近十万人。如今,34年过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始终是乌克兰最深的一道伤疤。

2011年1月1日,乌克兰政府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废墟周围地区将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很多旅游公司都在宣传这条旅游线路绝对安全,“游览一天,所受到的辐射剂量比做一次全身X光扫描要低300%,只相当于在飞机上待几个小时受到的辐射量。”有人讽刺这里已经变成游客的打卡圣地。

不仅如此,相关的娱乐周边产品也十分丰富。乌克兰出品的射击类游戏《潜行者·切尔诺贝利的阴影》变成了升级打怪的日常娱乐,全然消解了灾难的沉重和可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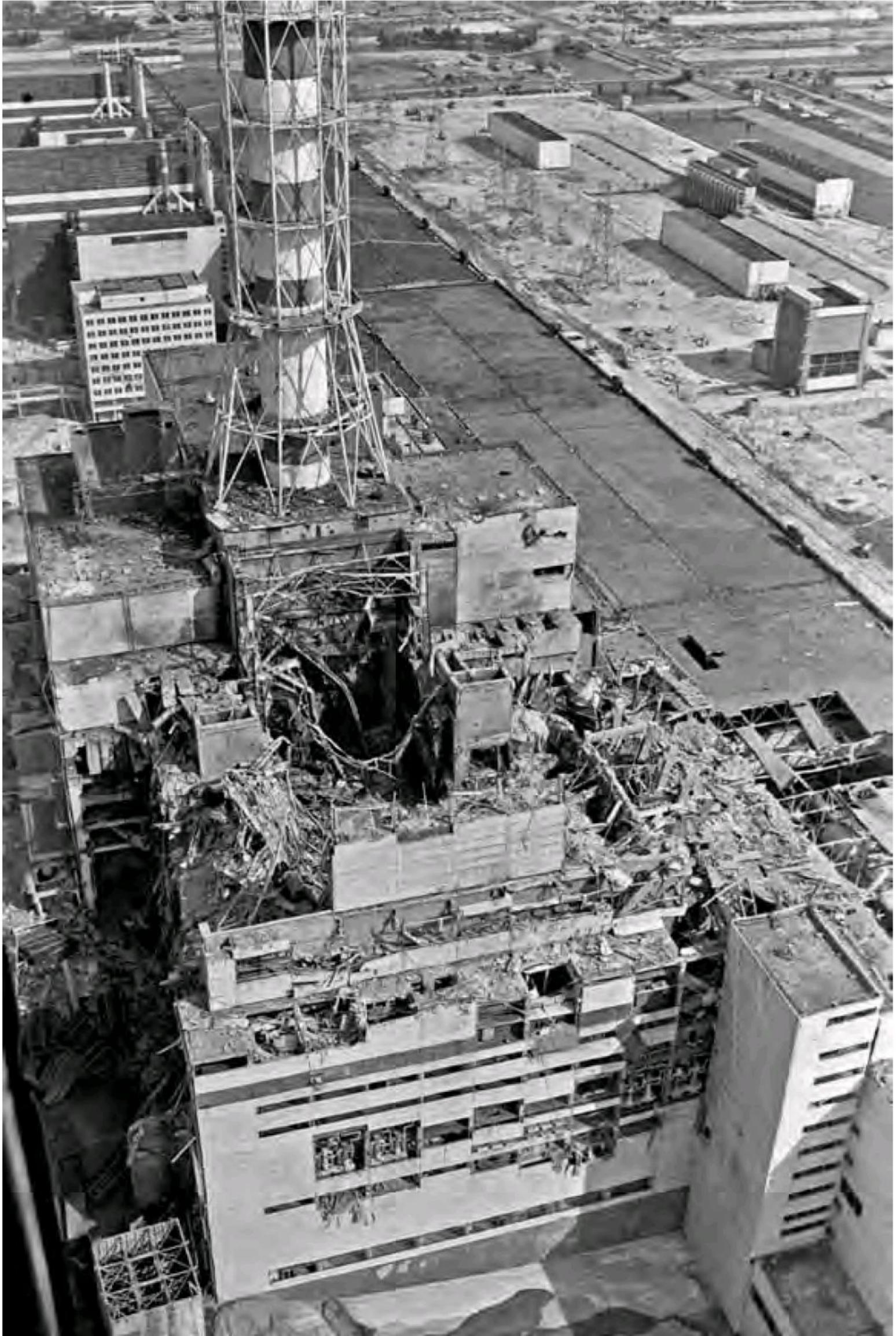
但历史的债务并没有偿还,人类也依然没有从核灾难的阴影中解放出来。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提到:“切尔诺贝利不仅是一个时

代的灾难,散布于我们地球上的放射性核素,还将存留五十年,一百年,一万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该怎样理解它?我们可能破解我们尚不可知的恐惧的含义吗?”

事实上,这场灾难不仅带给死难者、受害者及其家人们无穷无尽的痛苦,还撼动了苏联的政体。更为重要的是,切尔诺贝利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象征,时刻提示着人们警惕所谓的“理性”,时刻保持对核能的敬畏。某种程度上,人类如何看待这个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清洁能源”的“沉睡恶魔”,决定了我们将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2019年美国HBO电视台出品了一部迷你剧《切尔诺贝利》,比较细致地还原了这场灾难的过程,展现了从苏联最高领袖戈尔巴乔夫到无名士兵的群像,揭示了结构性谎言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该剧播出后引发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哈佛大学乌克兰史专家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yi)也曾作为嘉宾点评过这部迷你剧。

沙希利·浦洛基1957年生于苏联,成长于乌克兰,专攻东欧思想与文化、国际关系史,主要致力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史的研究,现任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所长。他著有《大国的崩溃:



1986年4月,乌克兰,航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的第4发电机组的建筑

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欧洲之门：乌克兰 2000 年史》《斯拉夫民族之起源》和《雅尔塔：决定世界格局的八天》等十多部专著，并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各国出版。

浦洛基著作丰富多元，且充满洞见，曾经连续三年获得美国乌克兰研究协会颁发的最佳著作奖项。其中《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于 2018 年获得英国最顶尖的非虚构文学奖 Baillie Gifford 奖。

在该书的序言中，浦洛基提示我们：“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归罪于运转失灵的苏联体制和此类核反应堆的设计缺陷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这样一来，便也暗示这些问题皆归于过往了。不过，这样的信心怕是用错了地方……权威的当政者希望增强国家实力，巩固本国地位，希望经济加速发展，克服能源与人口危机，但对生态问题仅仅是给予口头承诺。比起 1986 年的情形，如今这些情况变得更加明显。假如我们不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汲取经验，切尔诺贝利式的灾难很可能会再现。”

2020 年 7 月，这本《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在中国出版发行，我们也借此机会采访到了作者沙希利·浦洛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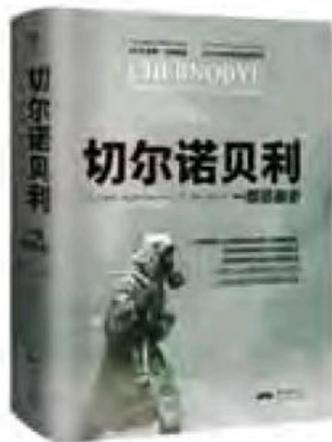
▲ 人物周刊 ● 沙希利·浦洛基

不考虑历史的细节， 就无法得出正确的教训

▲ 有这么多关于切尔诺贝利的研究和专著，你为什么还要讲述切尔诺贝利？这本《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有什么新的内容？

●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一直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我的朋友们在爆炸后被送往禁区，我对那段时光记忆犹新。我一直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所以曾前往切尔诺贝利和普里皮亚特旅行。毕竟，能够造访事故的发生地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

在前往禁区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拥有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所不具有的洞察力。



新建的基辅档案馆开放的馆藏无疑对我的研究和写作也有很大帮助，一些新的文献不仅让我“刷新”了记忆，还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 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时，你就在乌克兰一个离“受损反应堆下游不到 500 公里的地方”。你对熔毁的记忆是什么？你也提到近年检查时才发现辐射对你的甲状腺造成了伤害。当医生这样告诉你身体的情况时，你的感受是什么？

● 当医生告诉我，我在某一时期得了甲状腺肿大时，我并不觉得很不舒服，反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疾病已经过去了。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诊断是否与切尔诺贝利有关，这就是绝大多数受切尔诺贝利辐射影响的人的处境。

当今的世界对核弹爆炸所释放的辐射影响知之甚详，但对长期低剂量辐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知之甚少。

就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灾难所造成的辐射来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资金充足的国际计划来研究这种长期性的影响。否则，当下一次灾难发生时，我们将继续被蒙在鼓里。

▲ 你不认为“运转失灵的苏联体制和切尔诺贝利式反应堆的设计缺陷”是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原因吗？你在该书的序言提及“今天的情形比 1986 年更明显”，指的是什么？我们应该从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

● 苏联的经济和管理制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充分显示出其缺陷。人们不愿意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生产配额的完成优先于安全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这场灾难。同样重要的是反应堆的设计缺陷，它存在重大的安全问题却从来没有告知操作者。

如今，核能发展的新领域是中东，这个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地区，我们一般认为他们不会大力发展核能。但该地区的政府之所以对核技术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解决电力短缺问题，另一个是为了获得制造核武器所需的专业技术。

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是由独裁政权管理的，没有或很少有公众对决策过程和执行有约束力和控制力。这似乎是所有灾难的先决条件。

要知道正是苏联核计划的保密性使得政治家、管理者、设计者、反应堆的操作者在安全问题上可以偷工减料。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就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

❶ 你为什么认为这次事故“标志着苏联末日的开始”？

❷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苏联体制已经走向衰落，事故本身及其后果促成了这一进程。关键因素并不是灾难本身，而是当局处理有关灾难后果、

1986年，乌克兰日托米尔州，Narodytsky区是禁区外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辐射水平等信息的方式。事故发生后，那些受核尘埃影响的地区的现实情况是被遮蔽的。

一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允许人们公开表达自己的担忧，切尔诺贝利的问题就排在了首位。苏联政府第一次大规模调查，其实是围绕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生态问题。但在调查的过程中，争取独立的运动也在萌发。首先是立陶宛，该国于1990年3月第一个宣布从苏联独立出来，乌克兰也于次年宣布独立。

❶ 你如何评价 HBO 制作的迷你剧《切尔诺贝利》？

这部剧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热度，毕竟核危机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❷ 是的，如何利用核能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核工业的安全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正朝着正确的道路迈进。

这部迷你剧提醒我们所有人，危险不仅仅来自于核能，还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等。人民需要了解核工业相关风险的真相。谎言的代价是

非常高的，尤其是在核能方面。

对这部作品的主旨部分，我十分同意。当然也有人批评这部迷你剧歪曲了苏联生活的某些方面。就我来说，这部作品虽然来源于真实故事，但仍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片，毕竟不是纪录片，很多时候不够准确的地方不可避免。

❶ 你在书中写道：“通过将这场灾难置于历史背景下，我试图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场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你试图提供什么样的“理解”呢？

❷ 切尔诺贝利灾难已经在众多书籍、电影、专题片和纪录片中被“神话化”。它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故事，成为全球化余波的一部分，似乎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与核工业有关的故事一样。

但在这种全球化中，人们很容易忘记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和时间。如果不考虑这些历史的细节，就无法从发生的事故中得出正确的教训。研究切尔诺贝利的历史本身是很重要的，但这种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未来吸取教训，并防止这种灾难再次发生。

“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

❶ 你是乌克兰问题专家，你的著作《欧洲之门》(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讲述了乌克兰的历史，你写这本书是“希望通过历史来洞察现在，从而影响未来”。你怎么看现在的乌克兰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

❷ 乌克兰目前与俄罗斯处于不宣而战的状态。1991年苏联解体，可以被看作1917年就开始的“俄罗斯帝国”的历史性终结。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这种终结可以在没有战争和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发生。尽管，一个帝国的瓦解往往意味着战争和冲突。

遗憾的是，事实并不如我们的期待，前苏联最大的两个共和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冲突只是被推迟了。今天的俄罗斯试图重新建立对前苏联空间的控制。如果不能让该地区第二大国（恰好是乌克兰）加入俄罗斯控制的新空间，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乌克兰显然是拒绝加入俄罗斯管理的新的政治和经济联盟的，毕竟乌克兰对从前的苏联还

是今天的俄罗斯来说都是独立的国家。我们不知道当下的战争和冲突会持续多久，但从其他帝国瓦解的历史中，我们显然知道战争的结果会是什么——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❶ 冷战曾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的格局，你的另外一本著作《被遗忘的盟友：美国空军、苏联战场与东西同盟的瓦解》(Forgotten Bastards of the Eastern Front) 即将在中国出版，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国读者说吗？

❷ 首先，我很高兴我的新书将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写的是二战期间美国在乌克兰的空军基地，中国在同一时间也发生了不少类似的故事。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她的获奖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 - 1945) 中描述了同一时期中国境内美军基地的故事。

我相信，中国的读者对这段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的书中提到的一些故事恐怕也是你们熟悉的。当然也会有很多不同，我认为在政治、文化和个人层面上找到不同历史论述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会让人读起来很有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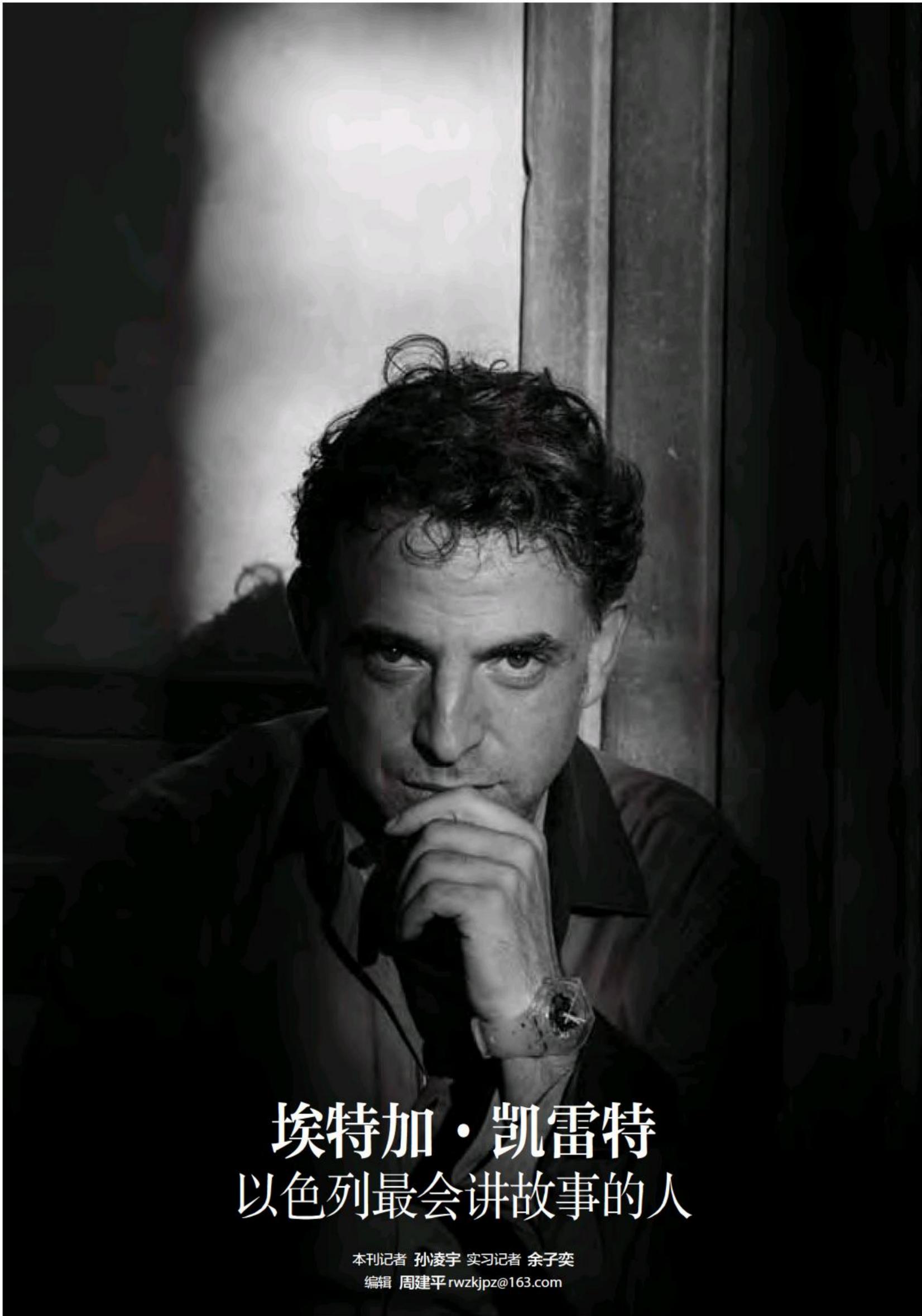
❶ 新冠病毒也是另一种在全世界蔓延的灾难。它对乌克兰的局势有无文化、政治上的影响？你认为它会带来地缘政治的变化吗？

❷ 疫情加剧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种族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乌克兰也不例外。

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政府在实行检疫和遏制疾病传播方面是相当有效的。但很多人担心的是，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和对政府处理能力的挑战。如果乌克兰政府不能出台有效的经济方案，总统所在的政党很可能会在定于秋季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付出代价。

就地缘政治变化而言，我不认为会发生变化，除非俄罗斯决定利用这次危机继续其破坏乌克兰稳定的政策，并利用经济困难达到这些目的。





埃特加·凯雷特

以色列最会讲故事的人

本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记者 余子奕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图/受访者提供

“假设你和你的男朋友在同一个公寓里住了10年,你永远不会想给他写信。但假如他搬到了另一个国家,你就会开始写信,而且这些信很可能充满诗意。我认为创作始终是一种向往、一种渴望,就像你想得到一些你未拥有的事物”

“如果要我写一个小行星撞地球的故事,我不会去写数百万人因此死去,因为我不知道情感上该如何表达这样的声音。我会写一个年轻女孩在参加一个派对的前一天得知这颗小行星将会毁灭地球,但在那场派对上,这个幸运儿将会认识班级里最帅的小伙子”

埃特加·凯雷特 (Etgar Keret)

以色列文学及影视作品代表人物之一,笔下超过50个故事被改编为电影。1967年出生于特拉维夫,作为以色列最受年轻读者喜爱的作家,曾获以色列文坛最高荣誉“总理奖”。作品曾获选美国公共图书馆最受读者喜爱的外语作品,并在阿富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持以色列护照无法前往的地区出版。短篇小说集《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及绘本《小小的王国》《长头发的猫咪男孩》于2020年引进中国或在中国重版。

我前所未有地希望自己生活在特拉维夫,这样我就可以在每场朋友聚会中都叫上凯雷特。我相信,他让人们放松并开口大笑的能力远超过一切酒精和乐器。

“凯雷特,最近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一个不费力的开场,凯雷特便会顶着一头灰白的细卷发欣然接茬,灯光映照下,深凹的双眼与浓黑的粗眉让他看上去越发像喜剧明星本·斯蒂勒。声音透过露缝的门牙,像是冒着烟驶过的火车,他穿着白T恤,站在人群中央说,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有一位记者从中国打电话来采访我,聊到最后,她向我取经,希望我给她一些写作的建议,并问说怎样写这篇报道最好。我告诉她,最重要的是“你”写采访,不是关于我的新书,或是我,而是“你”的感

受。你应该尝试写一些其他人都无法写的东西。比如说,我随口替她想了个例子,“当我阅读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时,我感觉就像那天我带我的猫去看兽医,而医生说应该让它安乐死。”

作为这个故事里怀揣私心的中国记者,我很欣赏这番自我调侃,却又不免功利地感到失落。如果有一天我要表达无药可救的情绪,他想的例子会是个绝妙的比喻。但很遗憾,凯雷特从没写过让我有这般糟糕体验的故事,我无法用这个比喻来表达我阅读他作品的感受。我从凯雷特的中文译者方铁那里了解到,好几年前,凯雷特曾在复旦大学给他们上过创意写作课,因此不死心地希望这位在以色列书店里最受小偷欢迎的作家传授些更具体的写作指导。

在方铁的记忆里,大概因为上海的雾霾,也可能是前一天与上海诗人们的城市漫游耗尽了气力,凯雷特灰白着一张脸,细不可闻的声音里还掺杂很重的鼻音,全程有如自言自语。他是个虔诚的素食主义者,这可为难坏了负责招待的老师,大学食堂里要挑出一桌子像样的纯素并不容易。最终,大伙儿决定由着各人的口味大快朵颐,放任凯雷特靠一瓶零度可乐续命。但他丝毫不记仇,最后给同学们教授写作技巧的时候,仍然无比真诚地列了十条相当具体的建议。

几年过去,如今在电话里,凯雷特已想不起来任何点滴。“我之后可以给你发条链接,

上面应该会有详细的内容，”他说。接着，他继续向我强调，“这是你的文字，它不是客观的，也不打算成为某种东西。如果我想阅读你根据这次采访写的文章，我想阅读的是你如何感受我的故事和与我的见面，而不是我是谁。你大可以说，我写的所有故事都很无聊，没关系，只要你忠于自己。”

挂了电话，我欣喜地联系为这次采访牵线的国内出版社的编辑，告诉她我们聊得非常顺利——凯雷特非常健谈，他会大段大段地生动表达，尽可能地打比方或是举例甚至是举中国的例子，帮助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还在视频里给我看他养的小白兔。因为儿子爱玩《守望先锋》，他们以游戏里的一个角色给它取名“Hanzo”。Hanzo的生存哲学征服了凯雷特，它不会成天瞎想，很容易满足，一片生菜就可以开心一整天，以至于他一心想拜兔子为师。

接着，我忍不住向编辑描述他是多么的乐观、善良、好玩，以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幽默，绝非绞尽脑汁刻意设计……等一下，我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当我尝试总结一个人时，乐观似乎从来不是优先冒出来的字眼。“乐观”，这两个字就像泡在橘子汽水里的棉花糖，轻飘甜腻，谁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压力？但那一晚，这个平板空洞的词汇突然变得具象清晰。

在此之前，我对凯雷特的印象也只停留在其作品传递出的幽默，就像方铁说的那样，“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各种情绪中融入‘幽默’的调性，他的担忧、沉痛、怀念，各种隐秘曲折的感受，大到民族家国，小到个人亲情，在流诸笔端时，都化作了幽默。这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觉得是受到了冒犯，还有教师上街抗议他的作品入选学校课本。但他自己觉得，他的故事或许在希伯来人当中才有意义。这种介于黑色与绚丽之间的幽默特质，可能是凯雷特独有的吧”。

他笔下的孤独，都透着滑稽——转岗担任人肉炮弹的兽笼清扫员，被告知“用不着你灵活、敏捷、强壮，只要孤独和痛苦到极点就好”；

寂寞的有钱人已经无法在用钱买别人的生日中感到满足，他甚至企图购买人们的忌日，这样就可以躺在墓里尽情倾听人们的哭泣与思念；每天只能独自吃早餐的单身男人，但凡看到有人在早餐店门口张望，便殷勤招呼他坐下，见机行事地扮演对方约好的陌生人……

采访中，我们没有过多讨论书中的情节，反倒是在聊日常问题时，深切感受到了他看待事物的方法与态度，以及他乐观的来源。率性的父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为他营造了无拘无束的成长环境。父亲相信，每个人都是某方面的世界冠军，悲剧的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天赋——你可能是世界网球冠军却一辈子打篮球，或者你非常适合拉小提琴，却从不学习如何演奏乐器。那么父亲的天赋呢，则显现为安然自若到躲避战争时在洞穴里都能随时睡着的能力。

晚年，凯雷特的父亲被诊断为舌头底部患有肿瘤，但他仍贪恋咖啡，每次随心所欲，咖啡都会直接进入他的肺，烫得他在咖啡厅大叫着喘不过气，让旁人惊慌失措，大呼医生。等过了15秒，危机解除，他又会悠然坐下，拿出香烟，点燃，对凯雷特说，咖啡真不错（good damn coffee）。甚至在去世前一天，他仍对世界抱有好奇，在病床上让凯雷特向他解释以色列版“美国偶像”第二阶段的赛制。

凯雷特在以色列的文艺圈相当活跃，不仅擅长短篇小说，还拍电影、玩播客，做各种尝试。他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电影《蓝色果冻海（Les m é duses）》中，让父亲饰演一位冰淇淋供应商。因为对他来说，冰淇淋商店像是一个儿童时代的承诺，即世界是正义和美好的。“我的父母是那么的完美，以至于离开他们之后，生活会让人失望，因为生活并不像我父母一样美好，并不像他们一样能够去创造。因此那个给予我美丽的童年记忆和见证成年后的失望的那个人象征性地扮演了冰淇淋供应商。”

从儿子出生至父亲去世，凯雷特将那段生活写进了他唯一一本非虚构作品《美好的七年》，此后，他说自己短期内都不会再出版非

小说类的书了。“因为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就像是去冒险。你脑子里有想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很有趣。但当你写非小说的时候，你只是在复述一场冒险。你基本上是自己生活的历史学家，这就没那么有趣了。非虚构作品有一种更强烈的责任感，它没有那种你写小说时像漂浮在太空中一样的终极自由。”

他最早体悟到这种自由，是在19岁义务服役期间，为了纾解军队的压抑以及好友自杀的苦痛，他开始写小说，从此找到了一片可以保留个性、实现幻想、安置所有欲望的地方。他欣喜地发现，在白纸黑字里，没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没有人会不高兴，他可以尽情地吃五份甜点，肆无忌惮地踢开路人的拐杖而没有人会真的受伤。“对我来说，小说像是精神病院里软垫病房一般的存在。在那里，我可以肆意乱跑，拿我的头去撞墙，也不用担心会对墙或者我的头造成任何伤害。”

作为凯雷特的读者，我不止一次感到庆幸，自己不用因抱怨伴侣为何总在书里写丈夫出轨而感到不满，也不用看着同学们的父亲汗都不出就修好了秋千、自己的父亲却无法从汽车后备厢里拖出工具箱甚至连车都没有而抬不起头，我只需要在六千多公里外的异国，不负责任地享受这位作家一个接一个的奇幻、荒诞、处在失控边缘又总能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

黑手党的妓院没有纳粹

我是两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对我父母而言，在大屠杀中活下来就像得了奥林匹克冠军一样，可以令他们开心一辈子。我的父亲很有魅力，也很会讲故事，虽然他什么也编不出来，只会讲真实发生的事情，但这些故事很精彩，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即使是那些做极端事情的人），会让你也理解他们、喜欢他们。故事的主角，都是妓女、黑手党和醉汉，正是这些睡前故事，不仅让我成为一名作家，还让我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

五岁的我问父亲，妓女是什么？他对我说，妓女就是那种以倾听别人的问题为生的人。我



凯雷特编剧的电影《9.99澳元》剧照

问他，什么是黑手党？他说，黑手党就像一个地主，但他不从属于他的房子里收钱。我问他，什么是醉酒的人？他说，有这种身体状况的人喝的液体越多，他就越快乐。在那个阶段，我真的无法决定长大后我是想成为一名醉酒妓女还是醉酒黑手党，但这两种选择似乎都很吸引人。

当我十来岁的时候，我意识到父亲告诉我的故事有些不对劲，我就去质问他。父亲很抱歉地对我说，听着，当我想给你讲故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讲我童年的故事，但难道我要讲纳粹是如何抓住我的妹妹并把她折磨致死，或是我和我的父亲在地洞里躲了六百多天的故事吗？来以色列之前，我有段时间被英国地下组织强行送到一个意大利的城市替他们买武器。当我到意大利后，黑手党的人提出让我住在他们的妓院里，这样我就不用付房租了。我在那里待了八个月，遇到了对我来说很友好的人。比如他们中的一些黑手党，每次杀了人都会感到非常内疚，不像战争时期的纳粹那般残忍无情。所以每次来妓院的时候我就会想，这是一个充满善意的故事，足以告诉一个五岁的孩子——不管多么丑陋，你都可以试图找到人性的希望与美。

而我的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

当她抚养我们时，她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她从来没有任何参考。所以我觉得她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传统保守的。她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我是母亲，我就能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们就像一个团队，你告诉我想要什么，我来帮你实现。

比方说，她对学校真的不太感冒。她说，你比你的老师更聪明，我并不在乎你是去学校还是留在家自学看书，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她规定，如果下雨了，我就不去上学，因为无论什么老师在场，都没有重要到值得我去淋湿。

所以我在一个非常奇特的环境中长大，这确实一直鼓励着我发展自身的个性，将个性和自身的情感、愿望联结起来。对我来说，从这种环境中变换到军队里是一个非常深的创伤，在军队里，我不被允许说出我的想法，还不得不剪了头发。他们并不想知道你的名字，只想知道你的军衔。他们不想你穿自己喜欢的T恤，只想你穿制服。这样一个我无法表达自我的环境和父母养育我的环境相悖。

站岗的时间有时非常长，甚至超过24小时独自呆在一个房间里。我对自己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我坐下来，开始尝试写作，以此来与我那结束掉自己生命的朋友交流，告诉他一方面，我理解他，但是另一方面，为什么我要坚持这样的生活？对19岁的我而言，军队里疯狂且极端的情况通过书写才变得可以忍受。

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叫《管道》，是关于一个无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故事。这个人在一家管道公司工作，他建造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管道，他相信如果能穿过它，就能到达另一个地方。管道的另一端汇聚了许多通过不同途径到来的人，有些飞行员在百慕大三角上空盘旋，然后消失了，有些家庭主妇在厨房的橱柜后面寻找进入那个世界的路。

当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在对自己说，现在你发现你周围的世界——在军队服役，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难以忍受。但你可以去寻

找这种管道把你带到有意义的地方。我的手工不太好，所以我不能真的造一个管道，但是，我想，写故事就是我的管道，就是我进入那个地方、让事情变得有意义的方式。

“如果不相信事情会好转， 我就没有理由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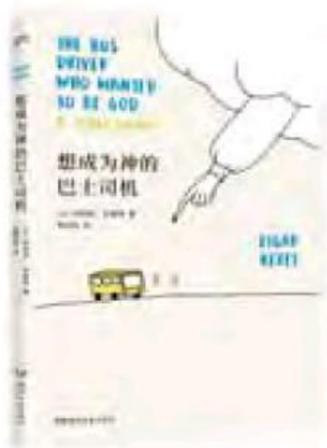
我生活在以色列，去过的早餐店、搭过的公交车，都发生过自杀式爆炸。我曾一次又一次听到炸弹或导弹爆炸的声音。有时锋利的金属碎片就落在我周围，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被击中。

有些人怕蛇，有些人怕蝎子，而我更害怕的事情是在情感而不是身体层面的。与被导弹击中相比，我更害怕感到孤独、被疏远，或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和我一起享受快乐。维持生命并不是我一生所渴望的。我想去爱、被爱，去创造，去写故事，做爱，拥有孩子，拥抱我的兔子，而不只是呼吸、吃饭、排泄，最后活到150岁。

想离开以色列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很多次——出于多种原因吧，工作机会，或者因为不认同当权者的理念做法，使我在政治上感到不开心时。但我的父母是移民，他们为了来以色列牺牲了很多。他们总是教导我，如果你不喜欢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情，不要沉默然后拿行李直接离开。你应该尝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努力让这个社会更接近你的期待。

当你生活在中东，你必须充满希望。我出生于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上小学时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高中时又碰上黎巴嫩战争。可以说，我的一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如果不相信事情会好转，我就没有理由留下来。

我觉得保持乐观是生活里的一个好方法，因为说到底，未来总会来临，你也不会从对未来感到消极的想法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不充满希望，好事也就不会发生。如果我在街上看到你，我会向你求助问路。也许你会帮我，也许你不帮我，但如果我不开口向你寻求帮助，想象你是一个很不友好的人，那你肯定不会帮



助我。

至于如何保持,我觉得这是一种感知人性的本能。我本能地认为在内心深处,人都是善良友好的。如果把我们比作水果,所有人都有甜的一部分。只不过有些人甜的那部分很小,而且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找到。比如我在示威中和警察交谈,我很容易想象这个警察也会亲吻他的妻子,也会和他的孩子一起玩耍,并希望他孩子所处的这个世界能变得更好。所以当我和他说话时,我不认为他是敌人。我只是想向他解释,我们是多么的相似。即使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也不希望他因此疏远我,而是能够看到我,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你尝试把人们的经历都联系在一起,就很容易变得乐观。

我喜欢与人交谈,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服务员或保安。我会问他们:“你叫什么名字,你喜欢什么电影,今天有什么好事吗?”其中一些真的非常无聊,但许多人可能非常有趣。有时我因为要发表演讲去不同的城市,演讲活动通常在晚上,公关安排的采访通常在早上,其间大概有五六个小时无事可做。我不喜欢去旅游景点或是去博物馆排队,所以我一般会到街上走走。

如果天气晴朗,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我会走到没有阳光的那一侧。如果我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我会走向有更多树的方向。我以这种方式在城市中漫步。有时觉得无聊,我会跟着别人走。直到他见到他的孩子、妻子或者母亲。我可以试着了解他与遇到的人之间的关

系,或猜测他的职业。

我对人们平淡、日常的生活非常感兴趣。当人们说起战争时,谈论的都是关于英雄、坦克、射击和杀戮,但是我对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更感兴趣。他们从不主动选择参战,也从未看到任何敌人。但战争仍然影响了他们,女人会成为寡妇,他们的表兄会战亡。他们想去戏院看剧,但因为炸弹爆炸,最终取消了这项安排。我总是对日常生活中这种微小、而不是宏大的体验更感兴趣。

如果要我写一个小行星撞地球的故事,我不会去写数百万人因此死去,因为我不知道情感上该如何表达这样的声音。我会写一个关于发现这件事的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在参加一个派对的前一天得知这颗小行星将会毁灭地球,但在那场派对上,这个幸运儿将会认识班级里最帅的小伙子,我会这样写。比如说,如果我让你尝试模仿一个孩子的声音,你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我让你模仿1000个孩子一起大喊的声音,你可能就无法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有些艺术家在感受和体验时,会希望感受是最饱满强烈的。他们不要单独的立体声,他们想获得最大、最深刻的经历。但我总会调低音量,总是试图在报纸的头条新闻下面,寻找让人流连忘返的小经历。

数学加哮喘,构成我的写作美学

美好稳定的状态适合生活,但不适合创作。通常来说,如果你想创作,就像要解决某种问

题一样，去表达你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一些东西。假设你和你的男朋友在同一个公寓里住了10年，你永远不会想给他写信。但假如他搬到了另一个国家，你就会开始写信，而且这些信很可能充满诗意。我认为创作始终是一种向往、一种渴望，就像你想得到一些你未拥有的事物。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在四个月里写的东西相当于平常两年时间写的，因为生活出现了更多的问题，我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我的方法就是拍电影或写故事。

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喜欢每一种媒介，每种形式中都有故事。现在，我制作了视频舞蹈，为成年人讲故事，为孩子们做绘本，我写剧本、电影、漫画书。每种让我可以讲故事的媒介，我都会感兴趣。

如果你是一名心急的观众，如果你看短片，那大概有200部电影是我和妻子希拉·格芬或是别的朋友一起制作的。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部法国电视连续剧，由法国演员马修·阿马立克出演。最近，我还创作了一部七分钟的视频舞蹈，是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完成的。这是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故事，改编自我在《纽约时报》上新发表的一个名为《外面》的故事。

我总是说，当你写故事时，你应该尝试删掉第一句话，从第二句话开始。如果可行，你再删掉第二句话，从第三句话开始。如果可行，你可以试着把开头都删了。比如说，如果我要写我们采访的故事，我可以这样说，“现在是下午5点。我正准备接受来自中国的采访。一个陌生的记者打过来对我说，埃特加，你好吗？”但更理想的，这个故事可能始于：“埃特加，你好吗。”因为如果我们在故事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读者会发现你是一名记者，你是中国人。很多时候，故事的开头就像人们刚开车时花时间加速达到想要的速度。对我来说，一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让我加速，以达到所需的速度。所以我需要开始建立一些东西。但是，当我写下故事时，我从中间开始写。我得过哮喘，深刻体会到当你需要吸入器或叫救护车时，必须用

最精确和简洁的方式交流，人们才会第一时间理解你。写作也是这样。现实是非常紧迫的，你只有有限的词汇来表达它。在数学里人们总是欣赏最短的证明，如果它很长很累人，你就知道它不够聪明。因此，数学再加上哮喘，构成了我的写作美学。

我通常在有东西想写的时候才开始写作。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写，但突然有几天，我可能会每天连着写很多个小时。比起学习如何写作，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享受写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谈论，写作是一种努力，如果你要创作出一部杰作，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认为，如果你不喜欢它，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你在写作时遭受痛苦，你将无法在你的一生中坚持写作。对我来说，即使我没有成功，书也没有被出版，我也会继续写作，因为我喜欢它。

不仅要享受写作本身，重要的是也要理解并喜欢你创造的所有角色，即便是坏家伙。就像我刚刚说的，哪怕是你一生中遇到的最邪恶的人，他的父母仍然爱他。你就是角色的母亲。你应该找到一种爱他们的方法。一旦你创造了自己不理解或不喜欢的角色，你就会完全地和他们疏远。对我而言，写作的目的是创造同理心、达成共识，跨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跨越的障碍。

我在一个尘土飞扬的社区里长大，那里的孩子时常处于非常暴力的处境。我不想和别人打架，也不想比其他人更强壮，更不想指责他们说，你是坏人，你竟然这么做。我只想解释我的看法，并尝试与他人分享。即便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充满怀疑、争强好胜、小气吝啬，但我总是视生活为很棒的体验。也许我们最终都能通过各自的管道，来到一个极为美妙的地方呢。这种能够抵达一个更好地方的想法也一直激发着我，让我去创造、去书写、去尝试改变社会。 

(参考资料：《Fresh Air》电台节目以及土耳其国家国际新闻频道对凯雷特的采访)



图/受访者提供

王圣志

四十岁以后我才懂得怎么拍片

“你看《红楼梦》，曹雪芹他不但能够理解大小姐，也能够理解丫鬟的苦处，甚至他能够理解坏人。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共情，理解一个人的能力，才是做导演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这些东西，拍不了纪录片”

口述 王圣志 整理 本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记者 林澜 发自北京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三十而已，说得容易。提到村上春树 29 岁才写第一篇小说时，谁的语气里不是带着大器晚成的惋惜。在听一套知识付费课程就号称能摸清一个行当、学会一个技能的推崇快速入门而不再强调稳扎稳打的当下，很少有人像导演王圣志一样能够认清并愿意承认自己在干了半辈子的行业里依然业余得很。

40 岁之前，听到别人叫王导，他心里不安，不敢接话，回答说，还是叫我名字吧，叫我王圣志。现在稍微好一点，人家叫王导，他难为情地“哎呀”一声，算是答应。

拍了近二十年，直到近一两年拍出《早餐中国》和《文学的日常》，王圣志才算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出名与否、播放量多寡，倒不是他心中的评判标准，重要的是，“我跟你讲，真的要经过好多年，我 40 岁以后才懂得怎么拍片，怎么样说一点人话，怎么样让拍摄对象放心下来，用真诚的一面对待镜头。”

在他的经验总结里，懂得体悟人情世故以及捕捉真情流露，远比专业知识重要。团队里的年轻导演们参加培训，被告知要摒弃以往书面化的采访腔调，学习以老友的心态去拜访，先关心对方的烦恼。王圣志不会指定他们去看哪些纪录片，但每月都会推荐一两本书，有时还给他们上短篇小说课，或是古典音乐课。书单包括舒国治的《台北小吃札记》《水城台北》；

在美国的华人刘震慰写的《故乡之食》；王占黑的《街道江湖》；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等等，比起专业的美食书，台湾音乐评论家焦元溥的古典音乐入门书《乐之本事》等杂书和短篇小说居多。

看书从短期来看，不会直接作用于拍片，但王圣志相信，书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影像。通过《三言二拍》《老残游记》这类世俗小说，实际上是要打开一种眼光，成为一个看得见的人，而不是有眼无珠，熟视无睹。他又一次提到《红楼梦》，“刘姥姥带着板儿第一次进大观园，进贾府之前，两次扯了板儿的衣服，把他身上衣服扯平了。就这么一个细节，我们都觉得无比美好。拍片其实就是拍细节。”

“看得见”之后，会发现所谓的生活的美好其实都在身边，所谓的细节都是自己常识里面习焉不察的东西。“都说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是一个概念，你要用细节表现，你要能看得见树下一排打牌打麻将的人，看得见边卖水果边乐呵呵哼着小曲的阿姨。如果看不见的话，你尽管知道成都是一个休闲城市，可是跟福州、北京有什么差别吗？你每天走过街道无数遍，可是当你从书上获得了街道的历史，你再去走这条路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强调从文学里面，从书本、小说这些里面去吸收东西。”

《早餐中国》火了之后，好些团队找到制片

人、同时也是王圣志入行以来的师父洪雷，说也想拍一个类似的片子，洪总你帮忙看一看。洪雷看完后总是不免苦笑，不知道该如何让对方明白，打动人的并不是短视频的形式或是加花字等综艺手段或是五花八门的食物本身，真正能让它们从美食类纪录片中脱颖而出的，正是那些旁人容易忽略的细节，那些通过一点一滴的微妙镜头传递的人情，是多年经验沉淀下来的、更快找到情感共鸣点以及更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抽炼出有价值的东西的能力。

洪雷依然清晰记得好些这样的细节，“比如有一集是爷孙三代，爷爷站在早餐店门口抽烟，他的儿子、就是父亲这一辈，跟他说话，说着说着突然发现他坐着老爸的凳子，连忙站起来。这种东西是很微妙的，平时可能你看素材就放过去了，因为没有情节，但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捡回来。”

作为策划人，洪雷回忆，当时原本是想做一个《福建 24 小时》的纪录片，开拍前大家讨论什么最有特色，有人提到做早餐的人，那个时段最有代表性，“画面感一下出来，我觉得特别好，越想越好，于是就决定单独做早餐。”陈晓卿看完《早餐中国》的样片后，立即决定要联合出品，洪雷半开玩笑说，做《早餐中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被陈晓卿逼出来的，“他是大师，他前面那些精致恢弘、纵横四海，连分子料理都说到了，我们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只能另外找一条路做突围，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一条用短一点、好玩一点、带一点情感的，来做突围的路。我们片子本身体量就不大，有一些人情，有一些温暖的、世俗的东西，其实还挺能打动人。拍多了，它就是一个中国的乡土画卷。”

以下为王圣志口述：

顽童的背后是寂寞

我带的团队里面，至今没有一个人敢自称我是王导或是别的什么导。一个人要成为导演，绝对不是因为你拍片。你能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再加上专业知识，这三个东西都到一定的比例，你才可以称为某导。而且前面的人情

跟世事比后面的专业知识还重要。

那么何为人情？人情就是你要看到（被）采访者的心理状态。他是高兴的，着急的，还是不高兴。拍片当然有伦理，你不能随便在人家早餐店集体帮忙的时候，把话筒捅过去说，请问你们的早餐有什么特色？表面上他会说我们早上怎么样，但心里面一定骂我们：滚，我现在正忙着。

什么叫世事洞明？你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要有一个判断。这个人是否幸福，某件事情对他是否很重要。我始终觉得东亚文化对情感看得很重。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深情比深刻重要，这个深情就意味着你要有同理和同情之心，要完全理解被采访者的苦和乐，才有办法做到所谓的采访跟拜访，否则都是空话。

“拜访”是我一直提倡的概念。采访往往有压迫感，有侵略性，话筒递过去，就是用书面语。“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传承您父亲的职业？”去拜访的话，显然就不会这么做，首先不会让他坐着采访，而是让他干着活，我们聊聊天。我显然只会问，你儿子几岁了？他今年上初二了。二次方程这一章很难，数学练得怎么样？把采访者和自己都当作普通人，聊天就能够穿越那种正式语言的外壳，他们讲出来的话，好像是跟观众勾肩搭背讲出来的，而不是从媒体上学过来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言语和话语的是吧？这就要求采访者首先心里就不能当一个记者，不是，我是朋友，我去拜访你，看看你最近有什么烦恼。

你看《红楼梦》，曹雪芹他不但能够理解大小姐，也能够理解丫鬟的苦处，甚至他能够理解坏人。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共情，理解一个人的能力，才是做导演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这些东西，拍不了纪录片。

最后加一点灯光知识、构图知识、色彩知识、声音知识，他才可以称之为导演。我们这个团队拍片绝对拍不过陈晓卿老师，也拍不过大部分专业的美食节目。我到现在也没有认为我是一个专业者，我始终喜欢业余的态度跟业余的角度。我想我一辈子也应该会将自己定位为业余者。



《早餐中国》工作照 图/受访者提供

《早餐中国》第二季，拍了温州一个做面结面的小店，店里90%以上都是老头老太太，边吃早餐边喝酒，有的喝啤酒，有的喝白酒，有的老人甚至愿意在镜头面前唱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大家都觉得很好玩。这个好玩吗？显然不好玩。

怎么去理解这些老人家呢？人老了之后，好朋友并不会增多，只会一个个地挂掉了。他们或许住在儿子家，晚辈出于爱护，肯定劝说要戒烟戒酒，可是戒不了，又不能拂晚辈之好意，那就需要找个地方，哪怕是早餐店，跟自己的老哥儿们喝酒。对他们的（理解）不能仅仅定位成老顽童，顽童的背后是寂寞啊。你如果把寂寞做出来，那就很美好。

你想要片子有诗意，不能只讲苦难。苦难里面的一点点希望，希望里面的一点点悲伤，悲伤里面的一点点坚强，只有这种复杂的情感，才会让偏执逃脱单一的情感，而发出那种类似被大雨淋完后湿漉漉的光芒，这种光芒就叫诗意与温情。

“偶像”跟“榜样” 也会掉眼泪、打喷嚏、放屁

我2005年进海峡卫视，但入这行更早，差不多1998年。那时我从福建师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年轻教师也没什么课上，大量的时

间都在踢球、喝酒、打80分。电视传统媒体那会儿势头正好，我说不行，我要离开，我实在没钱了，就跟着师兄洪雷（现任海峡卫视总监）到了电视台。

他当时在中国首个新闻频道（福建新闻频道）做制片，我刚入行的时候连全景、中景、近景都没有概念，就视他为师傅，慢慢跟着学。我们做的第一个节目叫《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把摄像机交给普通老百姓，让他们去拍自己的小孩、父母、身边的人。素人拍片，你想想，不懂得关机，不懂得推拉摇移，结果就有海量的素材。我在那个节目做了三年半，每天都要从几百分钟不知所云的素材里面去找有用的东西。对画面的感觉，所有的基础都是在那时候打下来的。

还记得有一位妇女拍她上初中的侄女。侄女家里很穷，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两个人关在一个小蚊帐里面讲悄悄话，灯光非常昏暗，画面素材都很差，可是说着说着小孩就哭了，姑姑也哭了，镜头肯定是抖动的，她就一边拍，另一只手直接穿过镜头去给她抹眼泪，说没有关系，我们拍了这个片子以后，搞不好会有人资助你继续去念高中、念大学。这种无意间暴露出来的真诚，是能够直接命中人的。

我最初对“真实”跟“真诚”这两个词（的理解），就从这个栏目学来了，至今受用。所以我到现在做《早餐中国》也好，做《文学的日常》也好，依然有自己的标准，我理解的真实感跟真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两个人在聊天，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怎么样我才可以让你感觉到我这个人是真的，就是我要给你感觉，往往要把自己的另外一面给弄出来，虚弱的那一面，烦躁的那一面，所以我对真实感最初的获得，它是“反英雄”。很多人拍片有意无意地把这个人变成一个“偶像”或者“榜样”，殊不知“偶像”跟“榜样”也会掉眼泪，会打喷嚏，会放屁。生活里“非英雄”的东西给我的震撼是极大的。

之后我去做了很长一段的长纪录片。拍过

青岛一个关怀未婚先孕、做人工流产的机构，叫《青春风暴》；拍过绍兴的一个专门给聋哑人当手语翻译的聋哑老师；拍过南京大桥上面一个专门阻止自杀的人，叫《南京大桥守望者》。那个时候还老想着把他们当作一个人物拍，现在我只想把他们当人拍，不要把他当作“榜样”拍，只有闪光是不够的，只有把苦难跟闪光加在一起才是一个美好的情感。

倒也不是说我关注（弱势）群体，我关注的是个体。就像有一次马原老师在《文学的日常》里对着我讲，他说我是我，我不是我们，我跟我们是不同的概念。可能我会关注每一个个体，在每一次具体情境里面的每一次具体的选择，就让他成为那个人，成为我，而不是成为我们。

2014年左右开始，全国电视台突然都在做综艺，那么我也被逼着去做综艺，毕竟能够很快要到广告。我就做了三年的综艺节目，做得实在是够差的，实在告诉你，没人看。也没人知道我拍的什么，用了一些二三线的艺人，也开始玩游戏，也开始玩花字，但是我始终没有喜欢过。

第一，我不喜欢跟艺人打交道；第二，他们以游戏为主，以编剧为主，我始终觉得他在演，不管多真，我始终有一层隔膜，不管艺人多么用力地做任务，奋不顾身地做游戏，在我的感觉里，他依旧在演戏。这种演戏是物理上的那种演戏，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艺人因此精神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一些感悟。

给艺人拍片很简单，设一个规矩他很快就到位了。给素人拍片，可能要累积两三天以后，突然才会爆发，才会有情绪。他熟悉一个设备都能熟悉一两天，他的拘谨，他的不安，他对电视导演的警惕。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真正愿意敞开那一刻，半小时之内不就拍完了吗？

假如他看到镜头怕得要死，根本没有办法张口讲自己的故事，那也不可能拍。《早餐中国》我们每集呈现一家早餐店，但会在当地考察八到十家，有两三个因素要综合考虑。第一是不是老店？它新开一两年，怎么可能有固定味道？

它是不是老店很重要，能开15年以上，才有这个本事。再一个就是人物，在美食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以人物作为优先的选择标准。

请允许我这种浅入浅出的片子存在

早餐深似海，我们越拍越无知，原本打算拍100集，现在看来肯定不止，说不定会有第四季。短视频（5分钟）的形式不会改变，下一季只想拍得更扎实，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具体的情景下，碰到的具体的困难和麻烦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很深很扎实地去做人的工作，去了解人。

好吃的是人，不是早餐。每个开早餐店的人，如果是用一个抽象的概念去拍，说他们传承祖上的早餐事业，具备工匠精神、勤劳勇敢、永不放弃，如果用这三个概念去套，那100集不就是一个故事吗？有什么了不起？要把100集做成100个不同的故事，那才了不起。你只有到现场去才能发现他家的孩子脾气好不好，他们夫妻俩碰到什么麻烦了。这就是我说的“扎实”所在。

拍完这个系列，往后不会接着一直做短视频，它的这种流量和热烈，我都觉得有点邪门。怎么会单频道、单平台达到五六亿？我没有觉得它有什么创新的地方，依旧是《自己的故事自己拍》那套东西。只是大家是不是忘记太久了，



《文学的日常》工作照 图/受访者提供

这种来自民间的真实和世俗的欢乐。另外，新的也不代表是好的，旧的也不代表是坏的。

《文学的日常》也很邪门，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片子。看到非影视圈，比如律师或是其他职业的人在看，在反馈，我就觉得超出预料。跟《早餐中国》比，它是有难度的。观看需要难度，制作需要难度。最初只是想完成自己的一段小心愿而已，我跟洪雷都是中文系毕业的，他也是一个以阅读生活为主要娱乐方式的人。大概两年前，两个人就说，不如我们拍点作家这样的片子，就这么简单开始拍了。选的都是对我的成长有过影响的作家，没有纯粹用鲁奖或者茅奖来判定。

尽管作家在这个时代已经看起来“不太重要”，但作家仍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群体，主要迷人的地方就是消化生活的能力，大部分作家大量地阅读，长期地思考，他的精神资源是非常广大的。能够把我们生活当中有时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情感，精准地用言语把来龙去脉给你讲出来，这对于正在混沌沌生活的我们无疑是一种提醒和帮助。

另外就是文学这事情，只要是中国人，你的骨子里跟文学一定有紧密联系。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句诗呢？也许你不再看小说，实际上文学依旧是所有人生活里最隐秘的组成部分，在人的身体里面很深沉。不然为什么下雨天的时候，一些人总要惆怅呢？不然喝点酒，面对星空的时候，为什么要给亲友发那么长的微信，虽然第二天酒醒了后悔不迭？因为在某一个时刻，在有月亮的时刻，只要是中国人，都会有一些柔软的情感出现。这些情感怎么来的？从文学继承过来的。文学不是奢侈品，它真的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

所以《文学的日常》里没有去介绍作家哪一部小说达到什么高峰，谈的都是我们该怎么对待微信，该怎么对待子女的青春期的，该怎么对待故乡，面临死亡。当然比如《文学的故乡》《在岛屿写作》，他们更关注作家的个人创作道路本身。我是这么拍的而已，请允许我这种片子的存在。

豆瓣上有人评价说，导演显然没有看过一套书叫《巴黎评论》，做得相当浅。我就赶紧去买了这套书，果然人家早在我之前就已经做过这所有的事情，知人论世、童年、成长这些做得都比我深刻，但是看完了以后，我还是觉得做得浅一点比较好。

让大家先进来看，如果他不看，我所做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如果一开篇就被作家的丰功伟绩、英明神武给吓到的话怎么办？我一开始一定告诉他，马原生病了，跟所有人一样都生病了；麦家有个孩子正处于叛逆期，他很苦恼；马家辉最喜欢吃的是哪家的蛋挞。我一开始肯定要这种，才有办法让观众进来看，之后再慢慢去了解。

我希望有一类纪录片是浅进浅出的，做不到深入浅出的话，我可以做到浅进浅出。我最害怕的就是面上看起来很高大上，可是你一看进去发现好浅，不值得看。我们经常在电影院有这种感觉，被影评给忽悠得去看一个电影，说好牛逼的片，看完了以后出门破口大骂。

目前在拍的《文学的日常》第二季，我希望让它变得更浅，跟观众之间的隔膜更少，“服务精神”更强。不能一整条片子拍下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比如我该怎么看待我在手机上花了太长时间；我为什么跟家人老是相处得不好，跟我的朋友都好好的……把这种问题有意识跟作家们聊，我觉得我第二次要做得更浅。

如何让他们谈论这些问题，我可以做适当的引导。其实第一季里，我的介入就挺多。麦家在一棵树下接受采访时，旁边公园里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唱歌，他说受不了，精神一刻也凝重不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出镜了，给他泡茶，让他安静一会儿；拍小白这期片子的时候，在黄浦江上，他突然就对着镜头说，你比如一个导演，他想不想当台长，他挖空思想当台长，那时候我也出镜了。这些看似根本就不能剪进去的东西，我都特意留下来了，是想让观众不要在一个闭合的圈子里，完全听作家在“催眠”。我留一个口，告诉观众这只是拍片，你可以从破口出去，也想想自己，你不要完全相信。 ■

乌尔塔多

从事艺术 80 年，98 岁赢得世界关注

“我不会因为大家没注意到我的作品感到生气或难过。我只觉得这些人‘没眼光’，他们没法看到未来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也看不到当下我的作品。”

穆里坎去世后，朋友去他们家帮助乌尔塔多整理穆里坎档案时，发现了她大量动人的杰作，由此促成了她2017年在洛杉矶的画廊展出——这是四十多年来她第一次展出这些作品

本刊记者 李乃清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我活着，我死了，我将重生。”

8月13日，委内瑞拉艺术家露琪塔·乌尔塔多（Luchita Hurtado）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家中去世，享年99岁。

“在过去八十多年里，乌尔塔多坚定地致力于记录人类、自然和生命之间的联系。她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表达及其与世界的不断对话，体现在她大量的画作中。”乌尔塔多的代理画廊豪瑟沃斯（Hauser & Wirth）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作为艺术家，乌尔塔多极为低调。她创作艺术并非为了展示，只因热爱。漫长的岁月里，乌尔塔多一直都在创作，才华却隐于两任艺术家丈夫沃尔夫冈·帕伦（Wolfgang Paalen）和李·穆里坎（Lee Mullican）巨大的光环之下。为照顾家庭，乌尔塔多通常都在孩子们入睡后的深夜作画。儿子马特·穆里坎如今也已是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家。

“我不会因为大家没注意到我的作品感到生气或难过。我只觉得这些人‘没眼光’，他们没法看到未来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也看不到当下我的作品。”

直到97岁高龄，乌尔塔多大批画作被人发掘，她才一下成为艺术圈的轰动人物。她一生办过的个展屈指可数，且主要在2016年之后，距她第一次个展已过去四十多年。

2019年，乌尔塔多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登榜艺术家仅两位，另一位是前年画作卖出天价的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时代》周刊评价：“乌尔塔多虽然从事艺术近80年，但在今夏才终于迎来人生中第一个回顾展。她经历了超现实主义时期、魔幻现实主义时期和 Dynaton 运动，结识了许多艺术界名人，但她个人却非常低调，很少举办展览。如今，98岁的乌尔塔多终于赢得全世界的关注。”

穿梭于南北美的生活轨迹，令乌尔塔多的艺术内核充满多样性和异域色彩。而常年默默无闻的创作，则赋予她的作品某种纯洁性。在她近80年的创作实践中，探讨了普遍性和超越性的问题。她通过对抽象、神秘主义、形体及风景的融合来发展自己的艺术语汇，以非常规的技巧、材料及风格进行了丰富多样的实验，回应她的多元文化与经验环境，借此塑造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她对人体的观感与世界融为一体，不是和自然割裂的，这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曾作评价，“乌尔塔多的毕生杰作贡献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视角：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身体边界，使用一种能在自我和周围人事物环境之间搭建起桥梁的语言。”



2020年2月12日,露琪塔·乌尔塔多在洛杉矶 图/Stefanie Keenan

乌尔塔多谦逊地生活和工作着，她对自然充满热情和渴望。美国女演员佐伊·索尔达娜为乌尔塔多颁发美国艺术奖荣誉终身成就时钦佩道：“在环保成为一项运动之前，她就已经是一名环境艺术家了，她坚定地倡导保护我们的地球，不屈不挠，每天都在为自己的使命战斗。”

乌尔塔多今年本应迎来她的百岁寿辰。过去的岁月中，她一直坚持不断创作，即便在99岁高龄，依然保持创作的热情。她对人类和人类生存的环境，充满关怀和怜悯。疫情肆虐期间，乌尔塔多还发了激励人心的居家问候。99岁高龄的她穿一袭红衣，戴着墨镜迎向太阳，风吹着她飘逸的银发，她仰首观看一棵大树，欣喜地介绍道：“这是我在自家小区最喜欢的一棵树，当你抬头仰望，映衬着天空的颜色，这像是一趟奇妙的旅程，我内心澎湃汹涌，作为这个星球的居民，能来到这里我真是太开心了！”

“黑暗岁月”，破茧成蝶

“是什么驱使我画画？这就像呼吸——你知道，我们无法不呼吸。”

乌尔塔多1920年11月28日生于委内瑞拉北部港口城市迈克蒂亚，她的出生地北濒加勒比海，南距加拉加斯约10公里。8岁时她随做裁缝的母亲移居纽约，和母亲、姐姐及两个阿姨生活在一起，她的父亲留在了委内瑞拉。

乌尔塔多算是阴差阳错开始学习艺术。高中时，母亲想让她学习缝纫，送她去了曼哈顿的华盛顿·欧文高级中学，后来才发现学校其实主讲纯艺术课程。正是在这里，乌尔塔多找到了她一生的挚爱——艺术。

“我认为，自己是因为热爱自然才成为艺术家的。记得儿时，我曾看见一只蝴蝶破茧成蝶的过程，这让我感到惊异，那是在委内瑞拉，当时我还不到8岁，那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感受。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一天。我把这只蝴蝶钉成标本，我为它感到难过，觉得自己当时真是罪孽。”

高中毕业后，乌尔塔多去了一家西班牙语报纸当志愿者，期间认识了比自己年长二十来岁的记者丹尼尔·德尔·索拉。1938年，18岁的乌尔塔多义无反顾地选择与索拉步入婚姻。婚后，这对夫妇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华盛顿特区生活。

乌尔塔多经索拉介绍，认识了不少生活在纽约的拉美艺术家及知识分子，包括墨西哥抽象画家鲁菲诺·塔马约和智利超现实主义画家罗伯特·马塔等人，他们常在一起讨论艺术。

然而，婚后不到4年，索拉抛弃了乌尔塔多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为了转移悲伤，乌尔塔多带着两个儿子回到纽约，她以自由职业者身份担任康泰纳仕（Condé Nast Publications Inc）的时尚插画师和罗德与泰勒百货（Lord & Taylor）的橱窗设计师。

“面对工作，你很难转换自己的心境。我曾经有段时间为时尚行业创作插画，日子艰难，编辑看到我画的那幅《黑暗岁月》，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画面背景黑黢黢的，画中人也是垂丧颓废的模样。面对困境，我尝试各种方法去突破，试着看看自己会以怎样的速度前进。”

乌尔塔多将她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创作，差不多那个时候，她的作品有了自己一些个人风格。棕灰色调、几何图形、生理图像以及民族风成为



1940年代，墨西哥画家鲁菲诺·塔马约为乌尔塔多拍摄的照片



乌尔塔多抱着未完成的画作“Untitled”，该作品于1971年完成

她绘画的标志，她的风格甚至影响了她当时的好友、古巴艺术家代表林飞龙。

上世纪40年代，乌尔塔多的艺术圈子不断拓展。她认识了日裔美籍雕塑家野口勇，他们成为挚友，同在“艺术学生联盟”上课，经常一起去美术馆、画廊看展，他们和不少好友的作品也曾在贝蒂·帕森斯和佩吉·古根海姆等颇具影响力的画廊展出。经野口勇介绍，乌尔塔多认识了她后来的第二任丈夫、当时住在墨西哥城的奥地利艺术家沃尔夫冈·帕伦。

帕伦带着她认识了艺术圈各路名流，其中包括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和现代舞大师莫斯·康宁汉，他俩俩经常受邀去观看他们的演出。1946年，为了嫁给帕伦，乌尔塔多和孩子们搬到墨西哥城，继而又认识了当地联系紧密的艺术家群体，当中有墨西哥壁饰家、美国摄影师，以及逃离二战来此自由生活的欧洲超现实主义画家。

乌尔塔多与西班牙画家雷麦黛丝·瓦罗及英国画家莱奥诺拉·卡灵顿往来密切，这两位超现实主义女画家以在家庭背景中描绘神话生物的梦幻场景闻名，乌尔塔多对此着迷。深受瓦罗和卡灵顿影响，乌尔塔多的创作也开始走向超现实

主义，人们看到她色彩丰富的画作中出现大量抽象图像及生物形态的模糊轮廓，这也预示着她以后的艺术发展方向。上世纪70年代，乌尔塔多在新墨西哥州陶斯创作了她的“天空皮肤”系列，新墨西哥凉爽的天空和干旱的沙漠给了她灵感，在“天空皮肤”中，乌尔塔多描绘了仰望天空的景象，飘坠的羽毛闪烁着些微光芒，将地上的身体与天空之城神秘地连接起来……

在墨西哥城生活期间，乌尔塔多、帕伦夫妇与弗里达·卡罗、迭戈·里维拉夫妇成了邻居。传说有一次，乌尔塔多在朋友家中还遇到了马歇尔·杜尚。她当时脱了鞋坐在一个小沙发上，杜尚坐在她旁边，给她做了脚底按摩。“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但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只是想给我做个脚底按摩，而我也非常享受。”乌尔塔多微笑着回忆说。

“我一直在工作，但从没展示过我的作品”

“我一直在工作，但从没展示过我的作品。”

虽然乌尔塔多曾与许多国际知名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交往甚密，但她个人的艺术实践一直是独立的。她的作品延续了对自我肯定的考察，用色明亮、表达丰富。凭借着天生的奉献精神与创作能力，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但这些精彩动人的创作早年并不为人所知。

乌尔塔多和帕伦的婚姻后来出现裂痕，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帕布洛过早离世，遭受沉重打击的她想再生孩子，但帕伦并无此意。为了缓和婚姻危机，夫妇俩1949年搬到加州的米尔谷。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艺术家李·穆里坎。

穆里坎和帕伦当时都是 Dynaton 艺术运动的发起者，这项运动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和美国战后气氛影响，运动核心提倡“解放思想、想象不可想象”，运动名 Dynaton 在希腊语中意为“可能”。乌尔塔多这段时间的创作也有着 Dynaton 运动的影子，不少作品都加入了 Dynaton 典型的

繁复几何元素。

乌尔塔多和帕伦的婚姻最后没有维持下去，她决定离开，独自居住在洛杉矶的南边小镇。不久之后，穆里坎开始和她同居，他们结婚并生下马特·穆里坎和约翰·穆里坎两个儿子。夫妇俩一起生活了48年，直到穆里坎1998年去世。乌尔塔多曾在采访中表示，她和穆里坎从未一起谈论过艺术。“我不喜欢和任何人一起工作。我会把一幅画挂在墙上，不让任何人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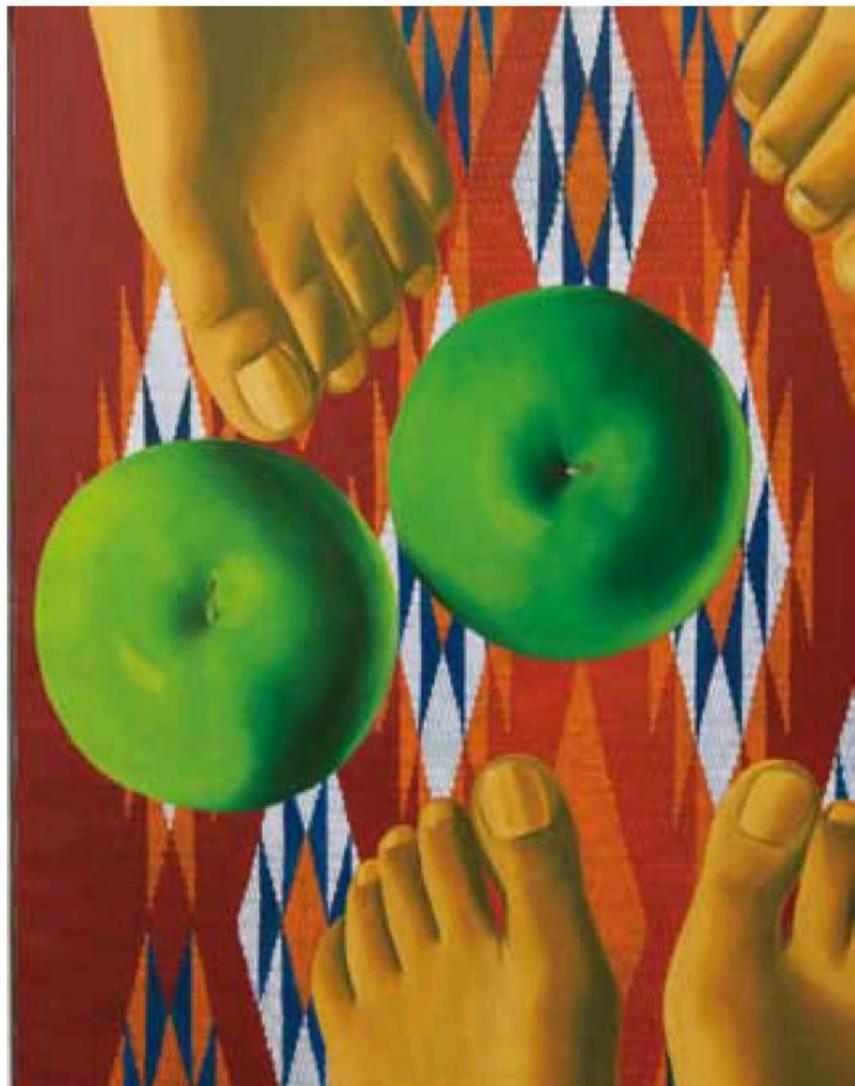
因为对家庭的付出，乌尔塔多一直没有机会将自己的创作展示给世人。“作为父母和艺术家，工作、创作和努力维持收支平衡，需要很大的精力。我会在晚上画画，通常等大家都睡着了。”

穆里坎去世后，朋友去他们家帮助乌尔塔多整理穆里坎档案时，发现了她大量动人的杰作，由此促成了她2017年在洛杉矶的画廊展出——这是四十多年来她第一次展出这些作品。

碳笔素描、水彩、丙烯……乌尔塔多描绘自己的身体和各种图腾符号，将它们置于层峦叠嶂的风景之中，产生某种奇幻的互动。她的灵感来源极其多元：古远的法国拉斯科洞穴岩画、墨西哥拉本塔奥尔梅克头像、新墨西哥州陶斯的部落舞蹈，以及20世纪中叶的抽象艺术等。

在过去的80年间，乌尔塔多开创性的作品，包括各种形式的半具象绘画。在1960年代后期创作的“我是”（I am）自画像系列中，乌尔塔多展示了她对自己身体的探索：画作以地板为背景，把柔和的身体曲线置于硬朗的几何边缘之上。她站立在一间密室中抽烟，手里是点燃的火柴，视线一路向下，盯着自己的双脚；她描绘自己的裸体，双手张开，走过布满超现实主义物品阵列的地毯。带有神秘的女性主义精神，引出身体和周遭环境之间的有趣对比……乌尔塔多以一种个人视角看待身体，并将我们和她自己的目光汇合到一起，呈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这一系列画作中，色块明亮的地毯、篮子和其他装饰元素常在边上跳跃着，试图打破这种静默的内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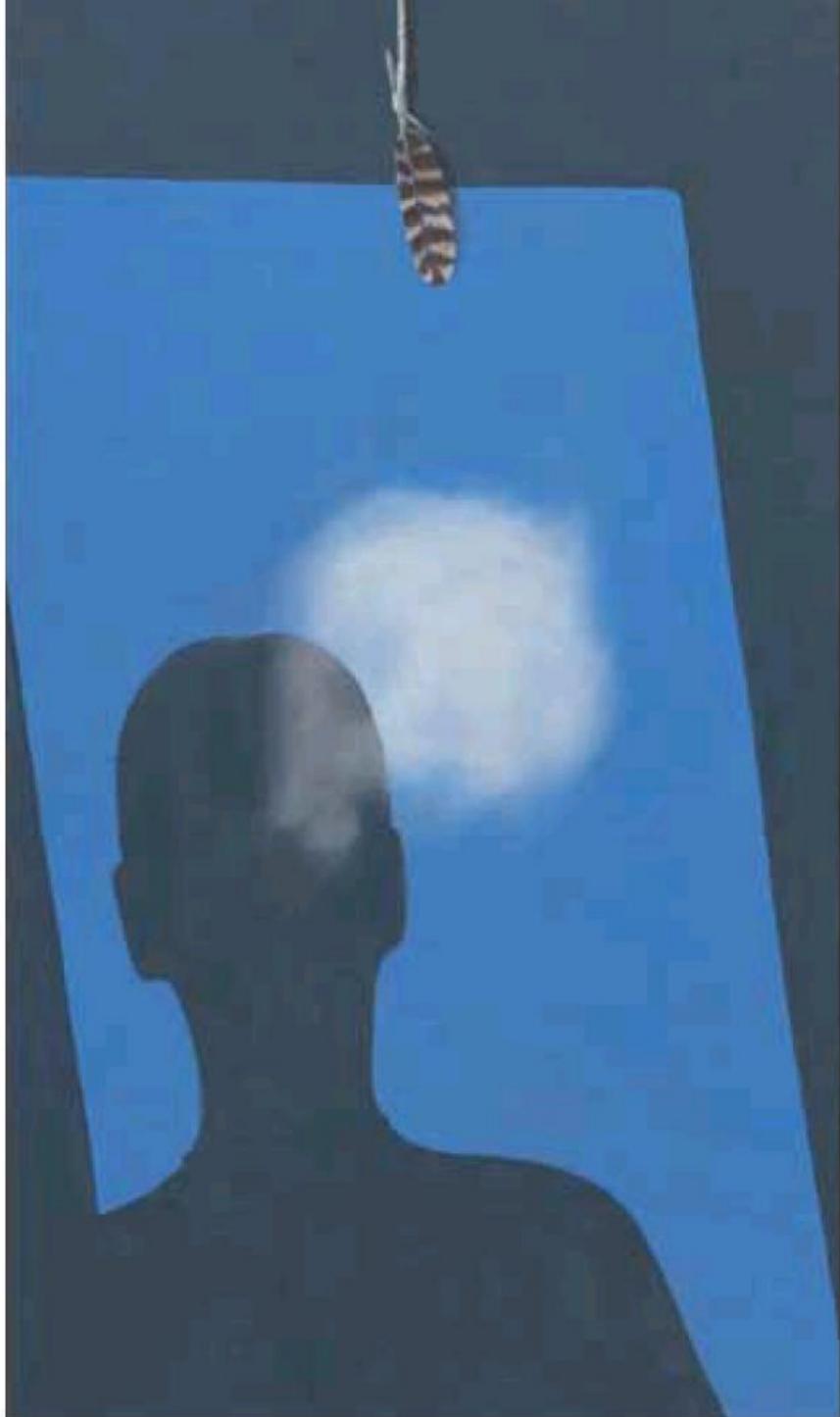
女权主义一直是乌尔塔多艺术创作的重点之一。20世纪70年代早期，加州成为女权运动的温床。住在洛杉矶的乌尔塔多目睹了那里发生



“I Live | Die | Will Be Reborn”展览作品局部



“Untitled”，1950年



“Untitled”, 1972年



“Untitled”, 约1951年

的一切，并致力其间，她曾加入由朱迪·芝加哥和米里亚姆·夏皮罗组织的女权艺术运动。1974年，乌尔塔多在洛杉矶的女性大楼（Woman's Building）举办了她的第一次个展，这个开拓性的展览空间旨在为那些在当时男性主导的艺术界难以获得认可的女艺术家提供展览。“生活会改变你，我曾经有过多重人生，但每一天，我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女权运动的参与上，乌尔塔多非常具有独立性，她保持着对这个概念的独立见解。当女权主义者开始采取更为激进的运动时，乌尔塔多选择了疏远，接到参与创办“游击女孩”（Guerrilla Girls）西海岸分会的邀请时，乌尔塔多拒绝了，对于这种扮成猩猩模样表现女性痛楚的反抗运动，“我认为这是对待艺术的错误方式，这是贬低。”

乌尔塔多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温和的超现实主义，展示了人和周遭世界密不可分的联系。在1976年的一张《无题》中，她将自己的身体用蓝天和白云来表达。乌尔塔多创作了一系列超现实主义的身体风景，以人体呈现山峦沙丘的形态，强调了肉身和自然界的相互联系——而这种微妙平衡现正面临威胁。

“一棵树就是一位亲人。在我看来，世间万物，我都与之紧密关联。”在乌尔塔多的职业生涯中，贯穿于她的艺术创作的是对自然的兴趣。在将人体视为景观一部分的创作过程中，她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始终影响着她不断扩张的视觉语言。“关于这个世界的现状，我已经说了多年，所有事情都不在正轨上，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正视问题，好好清理。从经济层面看，我们一直在犯错，我们最应关心的是这个星球的健康问题。”

2019年1月，世界最大的画廊之一豪瑟沃斯在纽约举办了乌尔塔多的个展，同年，她又在伦敦蛇形画廊举办了99年来第一个公共美术馆的大型个人回顾展“我活着，我死了，我将重生”。

“生命是很奇怪的，但也非常美妙。我有种很强烈的感受，我们的一生都是借来的，赤条条来到世上，又赤条条离去。这是个充满奥秘的大故事，但我们对自身知之甚少。”



坎塔布里亚 探秘从远古到当代的 文青作品

文 张海律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在路上 ON THE ROAD

SUPPLEMENT 后窗



TIPS

- 天主教著名圣地亚哥朝圣之路里，最艰辛的北岸之路（Camino del Norte），以西法边境的小镇伊伦为起点，沿比斯开湾海岸线，依次经过巴斯克、坎塔布里亚、阿斯图里亚斯三个大区，最终在加利西亚大区的Arzua与朝圣者最多的法国之路汇合。全程815公里。

- 重要港口城市桑坦德，是进入坎塔布里亚大区的最主要入口，各大廉航有多条航线连接欧洲主要空港，也有渡轮前往英格兰南岸城市。

刚离开巴斯克地区，尤其是作为“地球美食之都”的圣塞巴斯蒂安，到其他任何地方吃饭，都会沦为果腹之举。进入同样沿比斯开湾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在工业港城桑坦德（Santander）转车时，我在车站附近吃了一顿午餐，食物口味和食材丰富度的落差，堪比从广州来到北京延庆。

幸好沙发主 Annie 的家宴迅速将我从下坠的断崖间救回，亲朋好友的齐聚，少不了海鲜饭（Paella）和各显身手的零食塔帕斯（Tapas）——来自美食黑洞英格兰的单亲妈妈 Annie，带着 7 岁的儿子 Timo，找上来自巴斯克的男友 Javi，共同生活在西班牙票选最美小镇桑提亚纳德尔



玛（Santillana del Mar）郊外，无疑是一段绝佳的新姻缘。度假时节来临，Annie 背着竖琴，去游人如织的名镇街头，炫耀从凯尔特音乐中心的爱尔兰克莱尔郡习来的技艺，可以轻松赚到儿子在当地的学费和母子俩的生活费。

Santillana del Mar 的名字本身，是个从头到尾的谎言。这儿既没有圣人（Santi），城内遍布的青石板路一点也不平坦（Llana），更不临海（Mar）。沿着主街，穿过那些阳台上摆满花盆绿植的 15 世纪贵族石砖墙旧屋，抵达一座 12 世纪罗马



式教堂 Colegiata de Santa Juliana。光影斑驳的柱式回廊尽头，埋葬着 3 世纪基督教殉道者 Santa Juliana 的骸骨，而这位圣人的名字才是小镇名称的真正来源。

小镇往西 16 公里处山巅上的科米利亚斯 (Comillas)，因为 19 世纪末一位海归乡绅的大手笔投资，而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试验田。这位在古巴通过烟草种植和奴隶贩运而发财的侯爵，回乡后迅速瞄上了刚刚崛起的那些加泰罗尼亚天才青年，将他们聘到村里盖古怪房子。在自己去世后的第三年 (1885)，其表亲还将一位正在巴塞罗那设计教堂的年轻建筑师请了过来，造出一栋如变色蜥蜴般绚丽夺目的度假屋，并以建筑师的名字命名为 Capricho de Gaudi。是的，这位年轻建筑师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安东尼·高迪，他本来在忙碌着的教堂正是迄今也没完工的圣家堂，而这栋“村舍”，也成为高迪在加泰罗尼亚之外仅有的三栋建筑作品之一。

糖水小镇 Santillana 周围，比



阿尔塔米拉洞窟



高迪早期作品更著名也距离更近的，是东北 2.5 公里外的阿尔塔米拉洞窟 (Cueva de Altamira)，总长 270 米的洞穴墙壁上，绘满迄今能考证的最久远的人类文青作品。这些诞生于 35000 年到 13000 年前的野牛、野猪、野马和赤鹿，是满足了果腹之欲后有了艺术表达思维的先人们，用坚硬的燧石或动物骨头做成的刻刀，加上植物纤维，并可能倒吊在洞窟里手掌着火台而创作完成的。创作难度堪比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绘制的壁画，怪不得毕加索要悲观断言，“阿尔塔米拉之后，一切尽颓。”

当然，如今绝大多数参观者所能进入和看到的，不过是按 1:1 的比例新建的高仿洞穴和壁画复制品。因游客过多，呼出的二氧化碳损毁壁画，原始洞穴已经在 2002 年关闭游览，直至 2014 年，才谨慎地在每周五上午 10:30，为 5 个被抽中的幸运者开放 37 分钟。

踏上圣地亚哥之路的朝圣者，只有 6% 会选择山高路陡的北岸之路，置身蓝色海水和绿色山峦间，辛苦徒步 815 公里。而旅居 Santillana 的 Annie，迄今也没想过要徒步一段。我告别沙发主那天，Annie 也要搭乘夜班渡轮回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参加老爸的葬礼，30 年来，父女两人早已形如陌路，她和法国前夫生的儿子 Timo 更是对这个已经阴阳两隔的外公完全陌生，也就不会跟着回去，而是准备着自己后天的 7 岁生日。接连两天，老爸的葬礼和儿子的生日，对 Annie 而言一定是五味杂陈的。男主人 Javi 则因为要去爸妈那儿，顺道把我捎到火车站。Javi 曾是一位制片人，路上聊起西班牙内战和巴斯克题材电影时，他向我极力推荐胡里奥·密谭的纪录片《巴斯克之球》(The Basque Ball: Skin Against Stone)，“你们这些国际影迷，可能只记住这个天才在剧情片里的情色表达，但他个人最优秀甚至当代西班牙最优秀的电影绝对是这个！甚至可以说埃塔问题的解决都得益于此片，西班牙的学校理应把它拿来当教材。”



中科院物理所



南方周末

联名系列T恤

学文悟理

FROM WORDS TO TRUTH



仰望星空思考 / 舒服自在穿衣



¥99

抢鲜价

¥119元

扫码立购

默片解说员 电影的注脚， 时代的切片

文 丁正如意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去年圣诞前夕，我在大光明电影院，仰头望着日本导演周防正行的新作《默片解说员》，暖黄色的回忆笼罩之下，这部致敬默片时代“辩士”（电影解说员）的影片悠然讲述着电影的童年时代。

1915年的染谷俊太郎与栗原梅子因默片结缘。他们偷偷溜进电影院，惊讶地看到大银幕上的自己——通过辩士鬼斧神工般的解说，他们误入拍摄现场的镜头非但毫不突兀，反倒浑然天成。热爱默片的他们，诉说自己的梦想，讨论喜欢的辩士，分享甜蜜的奶糖……一切如梦似幻，宛若明艳俏丽又稍纵即逝的大正时代。

彼时的日本，不仅安稳富足，更是文学、艺术、思潮全面开花的“摩登时代”。明治维

新后，日本吸纳了大量西方文化，而日俄战争的胜利又使其民族自豪感加速膨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新潮，不断碰撞不断交汇，迸发出不同寻常的火花。

辩士，正是东西文化融合的产物。由于早期西方默片内容与日本文化差异较大，辅助观众理解电影的“辩士”便应运而生。继承着日本文艺基因的辩士制度，将日本传统欣赏习惯与西方电影无缝对接，老百姓自然喜闻乐见，辩士也随之成为大众偶像。

受到众星捧月般拥簇的辩士，很快超越演员和导演，成为电影行业的中心。电影《默片解说员》中，招牌辩士茂木贵之就曾扬言：“并不是好的默片吸引人，而是我的解说吸引人。”此外，影片中也不乏为了配合辩士解说不惜牺牲电影画质随意调节放映速度甚至片长的情节。对于当时的普通观众而言，听辩士讲段子，才是“看”电影的重点。

辩士不仅直接影响观影效果，更决定着是一部电影是否卖座。为了吸引观众，影院想尽办法与人气辩士签约，因此，影院之间、辩士之间的拉锯战也开始频频爆发。影片中，百年戏院“青木馆”就被新开张的“橘馆”挖了墙角。而轮番登场的不同辩士，十人十色，共振着一出默片时代的复调。

青木馆前首席辩士茂木贵之，骄傲自满，但业务能力超群，是同事眼里“最会赚眼泪”的师奶杀手。眼镜辩士内藤四郎，台风很有辨识度，爱秀英文也很能出汗，常常一边解说一边脱衣服，每每解说结束，他会重新穿戴整齐，再来一口龙角散，戏份不多，却引人入胜。曾经火遍乡野的山岗秋声能用七种声线讲解《后藤市之丞》，名字即招牌；如今却手不离酒，即使上台解说也寥寥数语；面对质疑，看似醉醺醺的他，其实早就对电影形成清醒又超前的认识：“即使没有解说，电影也能看；可要是没有电影，我们就没法解说了。”

男主角俊太郎在青木馆不断丰富着自己对于辩士的理解。虽然从小就口口声声立志要当辩士，但十余年来，俊太郎一直停留在模仿他人的阶段。直到山岗秋声吼出“世界上不需要两个一样的解说员”，俊太郎方才醒悟：做辩士要有自己的风格。渐渐地，他摸索到了方向，无论放的是什么电影，他都能即兴发挥、巧妙衔接，有时还会说上几个荤段子打打擦边球，惹人发笑。



尤其是胶片被毁后的那场混剪解说，可谓是全片的高光时刻。此时的俊太郎，不仅是解说员，更集编剧、导演和剪辑师于一身，直接用声音参与甚至重新编排电影叙事，将其变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一部默片时代的“绝唱”。

在电影中，当俊太郎被仇家弄哑嗓子、台下嘘声一片时，女主角梅子不顾一切上台救场，与俊太郎并肩站立解说电影。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共同解说的，正是由梅子本人表演的《火车阿千》。在默片时代，演员无法通过言语传递所思所想。而此刻，梅子成为打破“沉默”的载体，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哪怕讲述的只是台词。

而面对导演二川文太郎（历史上真有其人）的拍戏邀请，梅子没有马上做出选择，直到火车鸣笛声起，依旧不见俊太郎的身影，她才踏上了自己的追梦之旅。与此同时，俊太郎正骑着没装踏板的自行车与反派和警察上演着一场生死逃亡。最终，宛如胶片般不断滚动的轮胎飞出、落下，俊太郎与电影的缘分也戛然而止；梅子则与导演坐着蒸汽火车驶往“新世界”，仿佛预示着一场全新的电影革命即将来临。

如此，梦想曾唾手可得的俊太郎身陷图

圉，不敢有太多奢望的梅子反倒在京都成了电影女星——“演员”逐渐取代了“辩士”，这个情节象征着电影的发展历程。无奈的是，这两个身份注定无法携手并进，一如二人之间纯真到似有若无的爱情。

当然，周防正行的电影终究不是一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毒鸡汤。影片结尾，这样一行字映入眼帘：“电影曾经是无声的，但在日本几乎没有这个阶段，因为有活动弁士の解说。”

既然是送给默片时代的一封情书，自然少不了诸多迷影桥段。无论是墙上的海报，还是发放的宣传单，抑或播放及混剪的影片，无一不是借电影人物之口，向那些经典默片致敬。而这些戏中戏又往往与正片形成互文，增添了影片解读的维度，令人联想到戈达尔与姜文的电影。比如，俊太郎多次表演解说的《怪盗吉格玛》（1911年），讲述的就是法国强盗团伙的故事——这与俊太郎少时顺手牵糖，长大后加入盗窃团伙、最后坐牢的结局不谋而合。

电影内外，也有不少令影迷会心一笑的“彩蛋”：饰演山岗秋声的永濑正敏，还曾在关于为盲人解说电影的片子《光》中担任男主角；片中寥寥几个镜头的梅子妈妈的扮演者正是一代文艺圣经《情书》中少女藤井树的扮演者酒井美纪。

作为一部收获诸多奖项的日本电影，《默片解说员》宛如一面镜子，反映着当今日影的现状。遥想上世纪90年代，日影呈现的是一幅百花齐放的多元姿态。可惜的是，无论是天马行空的奇幻狂想，还是生猛活泼的讽刺批判，如今都非常少见。取而代之的，则是清新情怀牌下的倦怠与保守。或许，年逾花甲的周防正行，也想借本片来探讨当今的日本电影又将何去何从？

《默片解说员》的故事最终停留在了1925年。总被众人缅怀的“大正浪漫”实则早已危机四伏、临近日落西山。然而大部分人对于即将到来的辩士制度的衰败与更大的社会危机还浑然不觉。青木馆外，山岗秋声略带落寞地悠然远去，如同默片乃至大正落幕前夕的一个时代切片。 

（参考资料：《日本电影史》，佐藤忠男；《日本电影110年》，四方田犬彦）

疫情期间三叔走了

文 张冷习 /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接到三叔儿子的电话，已经是三叔去世后两三天的事了。我们从心里感到悲伤。当时正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时期，鄂尔多斯有11个确诊病例，其中9例就在他生活的达拉特旗，因此，那里许多地方都在封村封路，禁止聚会聚餐。送葬仪式从简，一生爱热闹的他，就这样不热闹地走了，七十多年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韩来存(1947-2020)
内蒙古,农民

三叔患病已经有三四年了，好端端的人，突然就检查出了肺癌。确诊后，家里人连忙送他到包头的医院治疗，除了定期化疗，还配了口服药，效果不错。我们去看望他，觉得他除了消瘦了一些外，和原来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听从医生的建议，他不再抽烟喝酒了，以前，这两样他都喜欢，在酒桌上，喝一斤白酒也不会面红耳赤、语无伦次。三叔还和原来一样健谈，喜欢和人开玩笑，喜欢说早年的一些事情。和我聊了几句话，他就拉住我的手，嘱咐我不要过分劳累，保护好身体。我连连称是，感谢他老人家的关心。我们要告别了，他像往常一样送出来，还和我们说说笑笑。

他的家人说，他的饮食量和原来差不多，作息也如常，还说他主要是心态好。许多人患了癌症，家里人都不敢告诉本人，担心病人受到惊吓，但有些人心理承受能力强，开朗乐观，不畏与病魔抗争。三叔无疑属于后者，他该吃的时候吃，该喝的时候喝，对生命的轮回有着自己的认识，所以患病了还活得和从前一样。

去年腊月，他本来应该去包头的医院做一次化疗，但因为临近春节了，他觉得身体状态很好，就坚持说

过了春节再去吧。谁知新冠肺炎来袭，1月23日武汉封城，接着许多地方都发现了病例，开启了封路封村等防控措施。本该去医院化疗的三叔，一方面因为封路不方便去包头了，另一方面也害怕去了医院给家人传染上新冠肺炎，就想着再推后一段时间再去吧。谁知病魔无情，几天时间就击垮了他的身体。家人想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已经晚了。

疫情期间，丧事从简，我因为住在另一个城市，去那里不但要去社区登记，回来还要隔离，要面对诸多麻烦，所以既不能去吊唁，也不能去送葬，只能在电话里表达哀悼。

三叔祖上是府谷人，小时候跟随父母从府谷走西口到鄂尔多斯，觉得这方水土还不错，就留了下来。他们刚开始靠打工为生，可谓“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日子过得十分栖惶。他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面对多张要吃饭的嘴，父母为了让他活命，就把他给了当地的一户人家抱养。吃了人家的饭，姓了人家的姓，长大后自然由人家给他成了家，在那块土地上过上了种地的生活。长大后，他才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就打听到了生他的人家，并认了亲生父母。

有一年三叔曾经在我家住了一夜。酒足饭饱之后，我俩谈中国的事情、外国的事情，谈本地的事情、外地的事情，一谈就谈了大半夜，直到东方将白，两人才合眼睡了一会儿。他虽然是农民，但喜欢看书、看电视，我经常买书，书看完了没有放的地方，听说他爱看书，每次去达拉特旗都会拉一些书给他送去。每次他都乐呵呵地收下。可是现在他离开了我们，以后去达拉特旗，带去书他也看不到了，想到这些，我感到更加悲伤了。▲

追寻文字的美



呈现复杂的真

南方周末 写作实战

故事写作的秘密

训练营

内容全新迭代 从写作技法到写作认知

第2季

7位

国内一线特稿记者、
主编、非虚构作家

10+年

真实故事写作
经历精华

倾心讲述
故事写作
底层逻辑



包丽敏

作家
前《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副主编

杨潇

非虚构作家
前《时尚先生》副主编
前《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

王晶晶

搜狐极昼工作室主编
前《人物》杂志主笔、
编辑总监

卫毅

《南方人物周刊》
副主编

郭玉洁

“正午故事”联合创始人
前《生活》《单向街》主编

王波

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负责人
前《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副主编

范承刚

《侣行》系列纪录片总策划
前《南方周末》特稿记者

下单即可获赠价值
45元 故事写作
经典图书1本!

2020 9/21

正式开课



即刻加入学习